

目次

敘言·····	一
他們怎樣看中國·····	三
『中國通』·····	九
人種·職業·人性的大集合·····	一七
幾個人物·····	二五
中國將軍怎樣應付美國兵·····	二九
美國兵與女人·····	三七
偉大的S·O·S·····	四七

前線景象·····	五九
咖啡與戰鬥力·····	七三
種種驚異·····	八五
軍中文化·····	九七
汽車團·····	一〇九
為美國兵活着的人們·····	一二三
關於「翻譯官」·····	一三一

敘言

近兩年來因為職業的關係，與「洋兵」接觸不少。居常頗有些感想，有寫下來的意思。不過沒有時間着筆。而且自己相信，要說的話，牢騷多於稱頌，感慨溢於諛辭，恐未必有合於敦睦之道。現在戰爭結束，一大部份駐華的美軍也都已經回了國。然而在上海在華北，也還有尙未撤退的美軍在。並且聽說，最近的上海，幾乎已經成了美國兵的世界，吉普橫飛，所過之處，傷人毀物，連警察都無法制止。人民的感情，也漸漸改變，不是伸出拇指高呼「頂好」那種情景了。中國人對於美國的看法，一向是很好的，這固然因為中美兩國關係的密切，美國對中國的確也有幫忙之處。然而這認識究竟太偏。社會上一般深悉美國情形的人士，多半是教會學校出身，或者曾經出洋鍍金，看見的是摩天大廈，相與的是紳士名媛，自然要覺得美國是「頂好」的國家了。其實這不過只是一個側面，美國也自有其貧窮失業與醜惡。如果認識較為清楚，自然就不會覺得什麼。用平淡的感情，冷靜的理智去應付，結果怕要好得多。這正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君子之交淡如水」，有許多地方，原不必十分賣力，弄得使對方都有點不舒服的。

美國的軍隊里面的份子，可以說是集合各種族，各流人物，各種職業的大全的。那里邊各種類型的人物齊備得很。所以由美國軍隊去看美國人，也許不是一個不通的辦法。然而究竟因為時間過短，跑的地方不多，能力有限，如果據以論斷，殊有管窺蠡測的危險。這里，我也只寫下了一點事實，感想，只代表個人的看法。聊為想明白一點實際情形者的一助云爾。

他們怎樣看中國

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是不十分清楚的。在好萊塢所演的電影中，中國人還大抵拖了辮子，戴着瓜皮小帽，舉動造成笑料。以專門販賣中國景物成名的賽珍珠的筆下所寫，也大都並不真實。如果說美國人實際的了解中國，應當是從這一次戰爭開始。他們深入滇西，黔南，每一個自由中國的小角落，經過了每一個小城。有許多情形，恐怕是連跌在上海的中國人士都未曾想到的，他們都看見了。如果要說了解中國，應當說從現在開始。

在駐華美軍中流傳着一種小冊子，介紹着中國一般的情形，和一些簡單的中文會話。在這本小書中，就詳細的寫着什麼事物是為中國人所不喜的，不可亂加訊問。舉例來說，它告誡士兵們說，中國的女性和西洋的不同，不可對她們露出過於親熱的舉動來。當面稱讚她們的美麗，也不免唐突。這樣，他們大抵守口如瓶，緘默得很，如果你問他關於中國的感情，往往是大捧一陣，使你異常舒服。比較老實的，回答說「這不是一個太好的問題。」去年在湘桂前線，我們在全縣鄉下找到了一所房子，住了進去，那房子自然是不大高明的，不過在鄉下也真就十分難得了。我向一個中尉說：「你喜歡這房子嗎？」他馬上面露笑容說：「很

好很好！」等我走出門去以後，却聽見他低聲說：「我討厭這倒楣地方，黑得像地獄！」

在昆明，炮兵學校，美方最高指揮官，華特斯准將有一天召集我們訓話了。此公是一個五十餘歲的小老頭子，威儀嚴肅，口齒清晰。那一天的訓話是因為我們會要求改善伙食等一些小事，所以他的方法是用爲國服務等大帽子來壓平我們的火氣。他一開頭說：

「我在前些年奉令來中國視察炮兵情形，我的結論是中國炮兵有三類，第一類是史前期的，（指紅衣大炮之類）其二是歷史的，其三就是美國租借法案的新炮。」這使我聽了以後頗感到慚愧。好像我們應該自居於某一種地位，的確不該有什麼非份的要求的了。他後來又說了一個笑話說 F. A. T. C. (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即炮校，有人說是「Foolish Americans Training Chinese」（美國傻子訓練中國兵），贏得滿堂大笑。後來想想，這事似乎不該一笑。最後他的結論是：有朝一日，美國人離華返國，總希望中國人說一句話，「你們在中國，我們是覺得高興的。」這樣，他結束了演講，那一次的大家的印象都是說這老頭子太神氣活現了。其實我是頗喜歡他的。他很誠實的表現了自己，比起那位文學家的中尉高明得多了。

以後也有很多人喜歡說：「我們美國人來幫助你們中國人……」不過我們不大喜歡聽這句話，他們碰了幾次釘子，說的人就比較少了。

還有一句話，使我聽了十分刺耳，然而又沒有辦法。原來他們是誠懇的善意的說着的。在汽車學校時，教官教學生每次開車之前要仔細檢查機油，水量，車燈……這原是毫不爲奇的。但是他却多添了一樣，檢查輪子全不全。這使我大不瞭然。他加了一句，「在中國什麼事情都會發生的！」

我曾經說過，大官比小官嚴謹得多，小兵又比較隨便些。所以和小兵談天，往往能够得他們對於中國真實的觀感。可惜這種「暢談衷曲」的機會不太多。有一次，是從史迪威公路回來時的事。行軍途過保山，我們宿營在離城五里的沙灘上。晚上進城去玩。十點多了，脫了車子，回來頗不方便，在城門地方看見一部大卡車，有一個小洋兵站在那里吸煙。我們走過時他問我什麼時候了。我告訴了他。他說還有半個鐘頭他們就來了，可以帶我們回去。於是就和他談起天來。他是被派作車守的，其餘的人們都去喝酒找女人去了。只剩他一個人在那里吹着冷風。他拚命的抽煙，遇見我們和他撩天，他很高興。

他是一個特級上士，在小兵中算是最高的了。是南方人。一開頭，照例說些下流話。我問他是在那一個部隊里的。他搖搖頭。我知道這是「不說」(Don't talk)的教訓，也就不問，他只告訴我說他是在這條路上跑來跑去的。他十分喜歡這個小城的酒綠燈紅，好像是從沙漠里來到了綠洲一般。然而這是多麼寒窘的一個山城呀！談話間，有兩個衣不蔽體的小同

胞牽向他要錢了，「頂好！頂好！」伸出了可憐的拇指。他不屑地說着「去！去！」回頭，好像又有些失禮似的向我們尷尬地笑了一笑。後來他忽然感情衝動了，很正經地向我說，「請你告訴我你對美國人的看法，坦白地說，我也坦白地告訴你我對中國的看法。」他的態度是那麼嚴肅，使我非常吃驚，美國小兵是很難得如此正經的。我就和他坦白了一番。他輪到向我坦白了。

他揉了揉鼻子，說，「照我看，中國的人民是世界上極優秀的民族，他們聰明，高尚，漂亮，……就像你，」他向回來的黃笑了一笑，黃是很漂亮的大孩子。「可是，」他皺了皺眉，兩隻手擺了一擺，眼睛望着遠處的兩個小同胞，「太缺乏教育了，……像這樣的人，在美國，國家可以給他受教育，他將來可以有一個很好的職業，娶妻生子，扶植起一個很好的家庭來。就像我，我有一個很漂亮太太，兩個可愛的孩子，我在美國是當跑堂的。」他的眼睛發出美麗的光輝來。

我和黃默然無話。他也停止了說話，他拿出煙來讓我們抽。黃掏出剛買來的一包土造的廉價香煙來，說：「我自己有。」他說：「給我一根！」他點了火，吸了一口，「我也很喜歡中國香煙，有時我抽完了美國煙，就買中國煙來抽。中國煙的價錢很便宜，合到一塊多錢（美金）一包呢！」我沒有好意思說，那時保山城裏充滿了美國煙，每包的價錢是二千元

法幣。

他是小兵，沒有受過十分好的教育。他只能站在人類的立場上對中國人民發出偉大的同情來。他研究出中國人的需要是教育，這是他的十分誠懇出於衷誠的話。

又有一次，我聽到了比他更要透澈的話。也是在中印公路上的事。

在雲南驛。

我們的部隊要領給養了。聯絡官——一個年紀青青的中尉——和我一起出去。在印度，部隊的給養是不壞的。除了米以外還發給菜、肉、魚、蛋，以及美國的罐頭食品。一進國門，給養只剩下了米，還是其壞不堪的米。這個中尉感到很奇怪了。「這怎樣吃飯呢？」

原來在印度聽慣了許多人的吹噓，說昆明是怎樣的一個美麗的城，中國的女孩子是多麼的漂亮，一入國門，却正好看到中國最貧苦的一個角落，滇西。一路上小孩子光着屁股，一個個小脚女人，担了水到營房里來賣，每担水要五百元。雞蛋三百元一枚。街上新開的百貨店裏充滿了美國的香煙糖菓……。

這位中尉的年紀非常青。看來還只有二十歲，嘴巴上還留着股紅的痕跡。他是芝加哥大學畢業的工程師。人很直爽，遇到有什麼炮上的特別零件我不知道時，總是詳細地告訴我，說：「將來是要用到的。」那時是預備好好地打一仗的。

我們站在吉普旁邊，看着青山綠水，殘破的城池，襁褓的居民，他的淺綠的眸子裏好像深藏着憂愁。他向我說：「中國人民沒有組織，都是這樣散漫的一羣一羣。一個做官的應當知道怎樣教育他們，怎樣在後面推動。……」他說了很多話。我當時也覺得他的天真可愛，讓他說下去，後來他似乎越發激昂了，「看看這殘破的城，襁褓飢餓的人民。他們太善良了，就讓人們這樣的剝削(ROB)。」

他大概不會讀過那本小冊子，也許是不管那一套，對我坦白地說了這些話，使我感動極了。我相信美國人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們有偉大的同情，而願意幫助我們。同時我也覺得年青的朋友，無論是知識份子或是勞動者，都是可愛的。

『中國通』

日本人，有許多「中國通」，那真是比中國人自己還要通，是可怕的。他們的「東亞同文書院」中是用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作教本的。有許多人講出來的國語，實在要比上海的舞台上一般話劇演員還要好得多。這許多「中國通」真使我望而生畏。至於美國人的「中國通」則標準相差過遠，至少以我所見的一些人物，能够說純粹的中國語的已經不多見，更何況深入而研究中國的社會，文化……在增進兩國瞭解上，我是非常希望有很多的美國的「中國通」出現，使他們的觀念比較正確一點，在中美兩方面，似乎都是大有好處的事。

戰時在中國的幾位美國將軍，如史迪威，魏德邁全是因為曾在中國住過若干年，對中國似乎稍有認識，才因緣時會，升為上將，固然他們本身也很有能力，如史迪威將軍就是一個能幹的統帥。聽說他的中國話說得真是頗為地道。而且也真能深入軍中，能够了解小兵的疾苦。即如最近馬歇爾元帥來華，也曾經述說過他過去曾在天津住過一個相當的時期。然而他的確很誠實，說雖然在中國居留過，可實在並沒有能够對中國深深地瞭解，還要虛心地聽受許多中國人士供給的材料。在這麼一個重要的使命之下，美國竟不可能簡派一個能對中國情

勢瞭如指掌的大員，這也許是一件事實，證明在美國，「中國通」實在是很少的罷！

因為實際上的需要，派來中國的美軍中有些和中國有關係的人物。其中的一部份是入了美國籍的華僑，他們除了一付嘴臉生得與中國人無異以外，其餘就沒有什麼特點了，從小就生長在美國，說的是美國話，一切生活方式也全是美國的。他們的來到中國，除了使中國人民有一種親切之感，覺得真是在並肩作戰的這一點以外，可說別無功用。其次是一部份護士，醫生，和他們的兒子。這些人大抵能說一口好方言，在北平時，曾經來過一個少尉，他一踏進大門，就好像遇見親人一般地向大眾說了一堆話，他期待着熱烈的反響，結果大家都莫明其妙。因為他所講的是福建的一種特別方言，即使閩人也還是聽不懂的。

這也使人想起賽珍珠，他雖然在南京住了許久，然而還未能深入農村，她所寫的那些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其中的人物除了都戴着瓜皮小帽或者拖了辮子以外，其餘就很不真實。我看她的著作改編成的電影時，總覺得是在看童話，有時連有趣是都不敢說的。還有一位華醫生，最近有一個電影，——「華醫生傳」——就是說他的故事的，由賈萊古柏主演。他是一個曾經生活在中國長江流域很久的醫生，電影里穿插着他與一位女護士的羅曼史。最後他從了軍，在馬來亞一帶立了非常的功勞。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會給他很高的榮譽。朋友來信說在亞米就會經過見過這位老醫生，他對中國的孩子們很好，說，「如果有人欺侮你們，來告訴

華醫生罷，我一定不答應他們。」至於那通電影呢，除了一些短短的中國農村的風景以外，使人感到的幾乎全是輕飄的羅曼氣氛，不過是用中國景物加上些奇異的聯想而已。我覺得這是過去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只是好奇，有趣，即使是善意的，也無非僅足以供消閒，等到真需要瞭解中國的時候，就很有點覺得不夠了。

看看最近的情形，不能不說他們是很努力在這方面下點功夫的。在美國的幾個著名的大學里，如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等都設有中國語的課程，有許多年青的軍官，就是在這些大學里受了初步的訓練然後派到中印緬戰區來工作的。他們雖然只受了短期的訓練，有許多人是已經能說頗正確的簡單的中國話了。這不能不令人欽佩，中國文字是世界上最難的文字之一，這大約是事實。只要想想那位老上校努力學習中文，却始終不能分別「希望」和「喜歡」兩個詞的讀音，後來他只能用手來幫忙，讀「希望」時，手向下指，音節下降；「喜歡」則因為手一揚的關係而高起來。除了這方法簡直不能令人分辨這兩個意義全非的詞兒。看了這種情景，可以覺得他們要學中文是如何的困難。最近看報，這位老上校又僕僕於張家口太原之間，執行停戰的任務了，不知道他能够多運用一點中文來演說不會。這兩個詞兒在他現在的任務中大概是頗有用的罷？

在炮校里的一位中尉，是被認為對中國語有相當研究的人物。他的確也頗有點功勞。有

一種課程叫做「射擊口令」，是一些用於炮兵中通訊兵的訓練課程之中的。如「向左××」「向右××」「營射擊」之類。用一種厚紙板寫成，要中國小兵們拿了來熟讀。上面寫得是曲曲彎彎地有如小學生寫的字跡。下面拚了英文拼音，就是他的手筆。不過這位中尉却很有點過於自信，有時對於「翻譯官」的傳譯很不信任，常常批評說是某處錯了，某處字音不準之類。也有許多人特意和他開玩笑，用意義相同而聲音和他所熟習的字全殊的詞，常弄得他伸起了耳朵來表示異議，是很可笑的一件事。

在軍人中，還有許多令人感到親切的事。如一位老上校，是一位鳥類專家，他頗想收集記錄中國鳥類的圖誌，托我爲他在市場上訪求，這似乎是一個極困難的題目。中國有沒有這種著作是一個問題，而在後方的可憐的書市上當然是難以遇到的珍籍，我想在北平的書店內，大概可以找到幾部，也許在日本人的著作中有這種東西也不一定。另外一件事情是在一個好天氣的昆明翠湖中的昆華圖書館里。我正想去找兩本關於昆明的地方誌之類，查一點關於吳藩的事蹟，結果是失望，因爲這都已經運到防空洞里去了。正當我在那古老的空空的藏書樓里徘徊的時候，有一位美空軍的少校進來了。在這個寂寞的地方，他真是一位希客。他用着生疎的語言說要看一下「昆明府志」。自然也是失望的。當他用溫柔的眼睛看着這個古舊的房子的時候，我頗感到一種溫暖。說「文化交流」，「中美親善」的響亮的口號的那許多

高尚的場所里所表現出來的情狀都沒有這個寂寞的場合中的情形濃郁，純潔。

在美國的每月好書中，暢銷書中，頗有不少是關於中國現狀報導的書。這些作者大約是各大報紙通訊社派到中國來的記者。他們或到「邊區」去了一次，寫了一些「震撼人心」的文章，於是成名了。這很可以表現在目前一般美國民衆對中國的關心。不過，着重趣味的一點是顯然的。林語堂大師的東西不也是很受人歡迎嗎？在幾個美國著名的雜誌上，如「星期六晚郵報」「柯里爾周刊」上也幾乎每期都有關於中國的報導。文章中還時常附有照片，於是襤褸的中國士兵的面影不但使來華的美軍看見了，全美的公民也都看見了。在「時代周刊」和「每周新聞」中也常常有中國事情的報導，他們的報導的手法是頗爲生動的，決不板起面孔來講話，這都使我愛讀，常常可以從里面讀到有趣的「秘聞」，如有一次委員長怎樣發怒連茶杯都攪壞了的新聞，就是中國報紙上看不到的。還有一則記「重慶求雨」，說不管報紙上文化界的反對，古老的求雨行列到底出發了，同時農林部社會部也都派了專員參加。在敘述了一大篇事實之後，它的結語是有趣的。「第二天，下雨了！」

記載這些新聞的人物，大抵穿了與美軍相同的制服，粗看是不知道他們的身份的。他們沒有階級，只在肩上有圓形的徽幟「戰地記者」。他們可以享受軍隊里的一切權益，交通，電訊……，這使他們的活動力量大爲增強，不過最近的運氣不大好，有幾位已經因爲某種關

係被拒絕進入中國了，也許他們對於說話太沒有研究，使當局在許多地方很不高興了。

真的，瞭解中國，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

這情形，在美國軍隊里尤其顯著。因為對於中國事情不能十分明白，有許多地方，他們的力氣是白費了。有許多地方，他們的舉動不免是太幼稚了。如果他們是「中國通」，就決不會犯這種錯誤。

在桂林撤守的前夜，在新建的廣大的 2 軍總部中，幾位留守的美國軍官，把「後事」交待給幾位城防軍官，在必要時是要把那房子燒去的。他們交了來足夠燒毀整個總部的房子的汽油，並且極詳細地解釋如何燒房子的方法，把汽油筒放在房子中間，上面的房頂掘一個洞，這樣一燒就可以燒得澈底，使敵人一些什麼也得不到，而且不能撲救。我覺得他們那種解釋真是多餘，因為剛一離開，這些汽油就賣給了撤退商貨的老板們了。如果他們對中國有些瞭解，就不會犯這種錯誤。

最近有兩件事很傷了美國人的感情。其一即是拒絕記者入境，另一件則是關於「中訓團」的。把許多行政人員如縣長老爺，行政專員；教育人員，上至大學校長，下至小學教師；以及其它的所有的中國基層幹部，都集中了來加以思想的訓練，這事在美國人看來，簡直不得了，即使希特拉戈倍爾也不會如此「荒謬」厲害罷？於是八十幾歲的杜威老博士也激動了，

要向中國廣播了，在廣播之前，他找了一位他的中國學生去談話（這事就是從他那位學生那里聽來的），徵詢他的意見。經過了解釋，杜威先生決定取銷這次演講。他的學生的意見，是這種事是不必如此大驚小怪的。至於中訓團的情形，我在會進去受訓的朋友那里稍知一二。據他所說，使我覺得杜威老先生的恐懼是多餘的。那里的主要工作，是早晨六點鐘起床，每天集會若干次，唱黨歌，高呼口號，把床舖舖成四四方方的荳腐乾狀，和聽一些軍校畢業的朋友們的「精神講話」，唯一的用處是「殺死時間」（Kill Time），這一點連那些教官自己也是承認的。他們自認學識不足，講話無味，諸位同志只要裝成靜聽的樣子，至於或睡覺或看小說，是任聽尊便的。訓練的結果，腦筋簡單的人將成為白癡；較有定力的則成為精神萎靡，如此而已。

另外一件繁重的工作是訓練點名的動作。因為這在最高領袖來點名時是一定要用到的。而且也是考察成績的唯一的着重點。除了在操場上常加操作之外，還特別印了一張「點名動作表解」。我向一位朋友討了一張來珍藏起來。里邊分四項，每項都表示出了動作的要點。如「立正」要「嚴肅端正，有頂天立地之氣概」；「應聲」要「聲音宏亮短捷，有氣吞山河之勢」；「舉手」要「充沛全刀，握拳豎臂，有隻手擎天，担承一切之概」；「注目」要「尊忠思誠，有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之情緒」。讀了這一張表解之後，讓我大為澈悟，恍然於

過去自己的「淺薄」，「猥以菲材」，自問無論如何是也作不到這樣的要求的。聽說有一次在點名時，一位學員就因為神經過於緊張而「腦充血」，死掉了。這實在是過於神秘，難怪要由全國最高的訓練機關來加以訓練。

杜威老先生雖然來過中國，他的學說也經過胡適之博士加以宣揚，所以對中國如此關心。可惜他到底不是「中國通」，難免犯了「幼稚」的毛病。

這次大戰，把「天下」打成了「一家」，我想美國人對中國的瞭解是大大的增強了的。美國的小兵，走過了整個中國的大後方，滇西，粵北，湘南，……每一個中國的古老的角落，他們的認識是清楚的。雖然用了煤渣鋪路，拆掉草蓬，也不過僅能瞞過了大員如馬歇爾，威爾基的眼睛，真像還不免被一些二等兵看了去。我覺得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們究竟進一步瞭解了中國，以後能分辨什麼是「實行」，什麼是「謊言」。要想交朋友，還是知道對方到底是怎樣一種人的好些，我以為。

人種·職業·人性的大集合

美國是民主的國家，實施着徵兵制，所以他們的軍隊組成的份子真是相當複雜。有着各種民族的人民，有着各種職業的階層。有人罵美國是一個雜種的國家，這在他們自己也是承認的。不但承認，而且還引爲榮耀，在報紙上，雜誌上，宣傳的小冊子裏，電影裏都會經常這種事實加以宣揚。自然，他們不像中國人那樣矚視雜種，而且還是看重的。此如說某好萊塢女明星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法國人，而生下來的女兒就有着淺藍的眼珠，金黃的頭髮，苗條的大腿……。這在優生學裏或者是有着根據的。不過，事實也未可一概而論，有許多民族，他們還是在有點無形的矚視着。舉例來說，有許多中國美國人(American-Chinese)在美國軍隊裏服役，他們大抵是作小兵，連作上士的機會都很少。官則更少了。新聞處的宣傳圖片上有一個中國上校，我所看見的最高階級的軍官則僅是上尉，還有一個特點，則是美國軍官都很喜歡帶兩位中國廚司，在歐洲作戰的第八軍軍長某將軍與特使馬歇爾元帥都各有幾個軍廚是中國人，他們自然全是士兵。

其他的入了美國籍的日本人，或是紅印第安人，尼格魯黑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在

軍隊裏也都沒有什麼太好的地位，我看見過一位祖先是意大利人的中尉，他辛勤地作事，幾次考績都好，不過還是沒有升。比他資格淺的美國小伙子則都上尉，少校了。他自然頗有些抑鬱與牢騷。還有一種辦法，就是使這些異民族的人單獨組成一個作戰的部隊。有一個紅印第安人的朋友告訴我說，他們在歐洲有一個師，裏面全是印第安人，作起戰來所用的語言全是自己的，無線電也不怕德人收聽，所向無敵，他說來真是驕傲得很。日本美國人也有這樣的部隊轉戰於歐洲。不過軍隊里的將領幹部自然還是要用純粹的美國人率領的。

他們所視為正宗的血統，除了美國土著以外，大部份是英國人，來自西歐的德國的雅利安族也不被歧視。如果看看他們的名單，上校中校少校的姓氏，就可以發現這事實，尤其是英國貴族的姓為多。這當然不能視為定律，小小的出入自然也有。然而大體上說來是不错的。

還有一點，則是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黨爭在軍隊裏也有一點可以看出。因為他們從上校升為准將，一定要經過國會裏的提名，才能發生效力。而這提名的一關在在野黨是頗不容易打通的。有一位上校對我說，他的名字曾經幾次要在國會里提出，全因為他是屬於在野政黨的關係而不果。他的那些老朋友或部下，却已經有兩三個作了准將，少將。這自然也是一種事實。

人類對於膚色的敏感度大概是頗厲害的吧？在美國，爲了膚色就會經打過一次「戰」，雖然是出來了偉大的林肯總統把黑奴解放了，然而還有許多美國人說着這樣的話，「華盛頓城倒不壞，就是一點不好，那兒的黑奴太多了。」這些黑奴在軍隊中的地位也不太高，好像他們也的確有一點「自卑感」，很喜歡作出一點不大的事情來，他們喜歡酗酒，喜歡賣出軍用品，喜歡打架。在現在，似乎還存在着這麼一個事實，白種人是不和黑人結婚的。在雷多，就有一個強姦了白種護士的黑人士兵上了絞刑台。在一些公共地方貼出來的罪犯通緝照片也幾乎全是黑人，聽說還有幾個黑人士兵犯罪越獄，逃到印緬之間的野人山上去落草爲王了。美國人似乎也很重視這種問題，我看到過一張漫畫，上面畫了一個黑人士兵在海外帶了個漂亮的女人，上面有一句話是怎樣使他們回去以後仍舊忍受那被歧視的生活呢？

然而，黑人在美國軍隊裏的確是一個堅強的支柱。我尤其喜歡這些烏黑面龐，露着雪白牙齒天真的笑着的朋友。即是美國人也說：「黑人是世界上最好的駕駛手。」在雷多，鬼門關，史迪威公路上，他們如飛的開着卡車，一隻手管了方向盤，一隻腳踏在油門上，其餘的一隻手抽着煙一隻腳放在車外，路是狹而滑，旁邊即是無底的深淵，然而他們還是行所無事，如飛的一般開着。他們的身體非常好，能吃苦耐勞，爲中國開進了幾千部卡車，運來了不少物資，在緬甸的雨季，他們奔馳於史迪威公路之上，沒有休息。這就是有名的「黑人車

隊」。

怎樣開闢中印公路的呢？這也全靠了他們。在印度的毒太陽下面，他們赤了膊，坐在開山機上面，機器吼着，噴出一股忍受不住的熱氣來。他們却還是行所無事，抽着煙，開上去。數分鐘後，叢莽，竹林變成了一塊平地，幾丈高的大樹連根掘了起來，他們坐在車上，露出白牙齒，笑了。

對於這些朋友，我衷心地喜歡着他們。他們直爽，可愛，而且也不像別的人，對於中國小兵是眞有着點「平等」的感情的。

關於美國軍人的平時職業階層，也是穿透了美國的社會，什麼樣的人物也都有一些的。而且他們看官長與士兵的界限也不像中國軍人的那麼嚴格。如果帶了國內的對軍界看法的眼鏡去看，他們是不客氣的要給你釘子碰的。他們最公正最坦白的出發點是「錢」。他們說情願作一個軍曹（上士）而不願意做准尉少尉那樣的起碼官。一個上士對我說，他作一個小兵，吃穿全是國家的。再加上他的年金的增加，和安家費，和海外戌役的增加薪給，算起來倒要比一個上尉還要多，而一個准尉，因爲他已經是官了，就得付出自己的伙食費，服裝費……實在頗爲可憐。實際頗有點自得之樂。他還說再過多少年，他就可以有一筆養老金，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元，他可以和他的太太孩子很快活的生活，一些也用不到憂愁。他算起那

時候不過才四十歲，因為他進軍界的時候相當早。同時他說海外服役一年要做兩年算，他情願再多留在印緬區或中國幾年。

現在我根據一九四四年的美國空軍手冊看一下，一個空軍上將的每月薪給是六百六十六元美金（他自然還有別的津貼），一個二等兵的每月基本薪給是五十元（他也有別的新加薪），相差十倍多。但是一個中國上將與二等兵的差額是多少呢？而在中國小兵所拿的是薪水，此外無有，將軍們則不同了。此中美兩國差異之點也。

還有這樣的「笑話」，一個特級上士（他的階級在士兵里是最高的了）因為成績優異，上峰傳令嘉獎，屢欲擢升他做官，卻都遭他拒絕了。自然，這位先生並不是一位「不慕榮利」的人物。

因為這樣的關係，士兵里也多社會上的智識階層。我所認識的就有一位芝加哥大學的物理助教在做駕駛員，小兵中的大學生更是多有，不像中國智識青年從軍的那樣居為奇貨。

軍官里面也有許多農夫，百貨商店店員，尤其是技術軍官，幾乎全是本行里的從業員。傳教師還是宗教官，無線電工程師是通訊軍官。醫生做醫官，就都是的。我的一個朋友，現在是軍械上尉，專管汽車，他是做舊車翻新的生意的。他的吉普上裝了舒服的坐椅，特別的喇叭，改造過的開關和發動器，特號的車輪，號稱為「中國的第一部吉普」，我覺得這是當

之無愧的。

美國軍人大抵可以分爲職業軍人與非職業軍人兩種。後者大半從學校里工廠中，……徵調而來，參加幾月的訓練就是軍官了。也有特異的情形，如修建「史迪威公路」的皮克准將本來是一位工程師。政府里也肯給有特異能力的人以較高的官階。如後勤部的幾位將軍也都是的。醫科畢業生大都是上尉，名醫則多半是上校中校。看護小姐因爲恐怕士兵的囉哩也都給予少尉中尉，戴着煌煌的金色銀色的徽章。

一般說起來，職業軍人是不大看得起那些徵調出來的軍官的。我聽見過這樣的笑話。

「兩位醫官研究起剛發下來的手槍的口徑來了，久久不能決定，一個說恐怕是55，另一個則決定了是21，其實是45。」這笑話是兩位專管軍械的軍官所說，或有過火之處亦未可知，然而一般情形確是如此。一位軍醫官和我比賽打馬槍，就一點都不行。

還有一位當兵二十餘年升成准尉的朋友，平日老氣橫秋，善於罵人，他十分看不起那些徵調出來的毛頭小伙子，雖然他們的官都比他高。談話時他從不稱呼「老爺」(Sir)，那些人也不敢怎樣。照規矩下級對上級是都要稱「老爺」的。有一次一個小兵被上司大罵一通，小兵憤憤而去，最後還是叫了回來，問他「你叫了」是，老爺。「沒有」，到底那個可憐的小兵還是恭恭敬敬地說了一句，「是，老爺！」

那位准尉的朋友時常向我發他的沒有完的牢騷，他看不起赫爾利，說他沒有資格作大使，什麼都不懂，他也向我揭破了一件秘密，有一天我們坐在廣場上的一部小車子上，他談起他的二十年的軍人生活來了，他說，「你不要看現在大家都對軍人那麼好，一切都爲的是軍人，見鬼，誰知道我們平時受的是什麼待遇！如果你要是和一個女孩子一起走，被她的母親看見了，就會叫她回去，別跟那個小流氓一起。當兵的並不是一定要到那些下流的地方去，實在他們到處不受歡迎。」這使我知道了在美國，也是有着「好男不當兵」的觀念的，不過在戰時，一切情形都變了，這也可以看出，正規軍人對非職業軍人的感情的爲什麼會不好。

幾個人物

在上一篇裏，我企圖分析一下「人性」，這工作不免過難。因為一個人的見識究竟很偏狹，如果冒然立說，不免要受主觀的影響，而有坐井觀天之譏。現在就想幾個熟習的人物裏來談一下，這些人都是有著他們獨特的個性的，一些小故事也許可以回答一部份的問題。

首先我想先談一下史迪威將軍。可惜得很，我沒有機會見到這位將軍。不過他的故事是已經傳遍了中國駐印軍中了的。現在先選擇有趣的幾件事來說一說。

有一次史迪威將軍到前線去視察了，——他是常常到前線去的，中國小兵都認識他，喊他喬（JOE）他停在一個中國小兵後面，拍拍他的肩膀，問道：「好不好？」小兵搖搖頭，「頂不好，沒有Cigarettes！」香煙這個生字，中國小兵都知道的，因為印度人常向他們討香煙，喊着「錫加瑞特！」的原故。史將軍馬上打開自己的煙盒請小兵抽煙，並且告訴副官，弄了一吉普的駱駝牌來。

還有一次攻打八莫。在一個森林裏日本人有兩尊砲，向我們射擊，後來日本人撤退了，天下着大雨。史迪威將軍視察前線，孫立人廖耀湘兩將軍陪着。史將軍說日本人決不會把那

兩門砲帶了走掉的。一定要到森林裏去找。孫廖兩將軍勸他明天晴了再找，可是這位執拗的將軍仍然走進森林裏去了，不顧大雨，和森林里的泥淖螞蝗，走到天黑，到底將這兩門砲找到了。

這是聽朋友講的。如果要學一下太史公的筆法，真可以這樣說有「名將」風。看他對待小兵和高級將領是有點不同的。知道這位老將軍的脾氣的大概是都知道的。

主持蘭伽中美訓練營的馬克甫准將是緬甸撤退時隨了史迪威將軍和三十八師在野人山上走過來的。這是一位慈祥的將軍。好像慈母一樣那麼一個老人。有一次他一個人開了一部小車子在軍區裏邊走，馬路邊有一個中國小兵揮一揮手，喊：

「哈囉，喬！」

車子停下來了。小兵坐了上去，一手搭在將軍的肩上，一手抽着香煙，喊：

「走啊！」（這個應當寫作「拉死狗」，即 "Let's go" 也。）

將軍鬧着車子，小兵嘴裏哼着小調。轉遍了整個的軍區，因為言語不通，不知他究竟是要到那裏去。最後開到砲校，正在訓練着的美國軍官都跑過來敬禮了，那小兵還安坐在車上不動。後來將軍請了一位我的朋友來問他到底要到那裏去，好送他去。過來一見，原來就是

我們的伙夫，他走下來笑嘻嘻地敬了一個禮說，「翻譯官，你也在這裏耍子？」這使我那朋友大為發窘，到底是申斥了他一頓算數，自然也不會再送他去看朋友。我聽那朋友復述這個故事就不禁發笑，中國小兵對美國軍官並不覺得可怕，那位將軍的脾氣也的確好得很。

同我一起工作的一位上校也是一個很好的老人。我們住在一排房子的相隔的兩間裏，每天吃完晚飯，大家坐在走廊上乘涼。他要我教他一點中文，雖然是在前線也並不間斷，然而他的語言天才不太好，說出來的話，常會惹得大笑，同時指手劃腳地講着高低音，樣子真有趣。有一次我們一起去看一位砲兵旅長，在他的房子里掛了滿壁的一張大地圖，談了一些前方的情形。回來以後，他很高興地向我說。

「旅長談話的時候，我努力去聽。他媽的，什麼也沒有聽見，除掉那倒楣蛋的〇〇(Zero Zero)。」我知道他是有點得意的，因為聽出了兩個字，可是我也不好意思告訴他，~~明明~~這兩個字也還是聽錯了。原來那是「零陵」。第二個 Zero 就是「別字」。

他常常把「希望」和「喜歡」兩個字讀成完全一樣，後來我告訴了他平聲上聲和去聲，他弄得很吃力，每逢讀這兩個字的時候，一定要用手指表示，「希望」向下，「喜歡」則向上。他有一本簿子，裏邊寫了很多中文的單詞，他很喜歡形容桂林的像筍一般的山——高低不

平」，桂林的公路也是「高低不平」的。

他年紀已經很大，頭頂全禿。脾氣古板，像安秀麗丹到桂林來勞軍，他就不去看。他在西點軍校裏作過教官，一般小兵對他都不大滿意，因為他大概不大明白行伍中帶兵的原則，使他們感到頗不舒服了。

他曾經向我說過一段話，使我不能忘記：「美國並不像想像裏的那麼好，那麼富；電影上的風景是靠不住的。美國也有貧窮，並不比中國的窮人高明。」自然這話是有一點「外交詞令」的，然而，我相信這也是真話。

像這種中庸的性格自然最多。例外也不是沒有。那一位在桂林危急時遇見的朋友，一個小兵，我已經在「桂林雜記」裏得到介紹的光榮了。我相信，這種中國真正的朋友一定很少，然而，相反地，也有許多很使人不愉快的人物。美國人也是很講實際主義的民族。有時如果拿了中國的交朋友的熱情，如傳說中「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那種辦法去應付，不免要大上其當。有時是彼此可以互相利用時則保持相當的友誼，一等關係斷絕，即成路人，這也或者不失為「直者」之道，還有欲加利用，特別手腕的一種，就不免更是次等的貨色了。關於這種例子，也許在別的地方可以寫一點出來。

中國將軍怎樣應付美國兵

如果有人問我中美的邦交是不是親善，我可以回答「是的」。豈只是親善而已，簡直是像兄弟那樣的親熱，不，我找不出適當的形容詞來。這個說法太笨了，太平凡了，不能達到實際情況的萬分之一。

每當我想起這個題目我總忘不了前年在前方三個月時間的若干次盛宴。我們那裏是作戰，我們簡直是在作客。

中國菜是世界第一的，我忘記了誰說過這句話了。事實上也的確使美國兵驚異贊歎了。在桂林，東南幹訓團的羅卓英將軍（他是一位儒將，會寫字吟詩的）曾經在短短的一箇月中舉行過三次宴會招待美軍，我也與有榮焉的參加了。席上真是山珍海味樣樣俱全，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們對外國人的脾氣的揣想功夫，因為外國人特別喜歡吃炸的東西，所以在宴會中幾乎全是炸品與炒品，蒸煮的就不太有。雞鴨魚肉，海鮮等等全是炸的。味道也實在好，大概是集合了廣東，四川，閩，滬……各種菜的長處的罷？我不是「吃家」，對此不能知道，總之，毛子酒酣耳熱高呼「頂好」的效果是收到了的。恐怕這一批人回到美國以後，對於紐

約的那些「中華樓」之類的館子，真要不屑一顧。老實說，在那樣的場合，我們的處境是頗窘的。能够靜坐大嚼的機會真是很少，大部份的時間是用在「祝你健康！」「乾杯！」的傳譯之中。尤其糟糕的是有一次我與一位負責辦理「親愛社」（一個飲食部，宴會大都是由它承包的）的祕書同席，這位老先生有四五十歲了，平素對於「食譜」是有極深的研究的。外國人在嚼完了異味以後，照例要伸出拇指來稱贊一下，他老先生就要我轉告他的精心傑構了；那一樣菜是產在某處，以什麼時令出生的為最佳，要如何活捉了來就殺了，要怎樣地煮，炒……這些還不算太難，最討厭的是「食譜」，海參魚翅已經算是平常的物品，轉譯起來不生問題，有許多新花樣真是可畏，輩類大約有幾百種罷？除了植物學家大概不會全知道。魚也有若干類。舉一個小例，吃酒時有一種「皮蛋」，在北方是稱作「松花」或「變蛋」的，翻作“Leather Egg”，自然不通，在幾經思索以後，只能用了一個“Denatured”（變也）外國人馬上大驚失色，放箸不吃了。後來還是那位祕書先生親自舉箸表演，並極力稱贊其味道之佳，這自然克服了洋人，使他們終於拜倒而伸出拇指來。

在宴會上第二個困難就是「乾杯」問題了。聽說「乾杯」兩字也已經採入新的英文字典中，作“Gang Beir”，這大概可以說是「中西文化交流」口號下的一個副產物。對於我們的國情，洋人是不大清楚的，我們勸客是惟恐其不醉，尤其是愈好的朋友愈要讓他多吃點酒。這

情形在豐子愷先生的「作客者言」裏邊似乎已經描寫過了。這情景在敦睦中美邦交的場合之下就更加來得顯著。題目多的是，「祝蔣委員長健康」「祝羅斯福總統健康」「祝同盟勝利」「祝殺到東京」……非拚個痛快不可。洋人是爽直的，一吃就是一大杯，他們雖然好喝，可是普通吃的都是「葡萄酒」，不是我們的「白乾」。在桂林，有一種名酒，名爲「三花」，倒也非常幽雅，可惜我覺得它有一種臭味。這也是白乾之一型，三五杯後，洋人已經醺然，可是中國的將軍們還勸之不已，好像不吃醉就沒有盡到了責任似的。這結果可想而知。甚至有人大醉歸來，第二天清醒以後向我問：「他們是不是有意要出我的花樣？」雖然怎樣的解釋，他總還有點疑心。有一位中尉，吃得沉沉大醉了，却還要騎馬回去，在馬上掏出槍來表演他那「西部英雄」(WESTERNER)的作風，正好那天有警報，日本飛機就在頭上掃射，只好拖他下來在河濱蘆葦中暫避。這時的情景是頗爲尷尬的。

又一次座中有一位中國的少將，他的身材胖得出奇，看了就使人有怡然之感。他是招待股的主任，酒量極好，幾乎全席都敬過三杯，這時他大概已經吃了五六十杯酒了。不過精神仍舊極好，碰杯的興緻，毫不減退，又找一位會說中國話的美國少校吃酒，少將的酒吃下口去馬上就由嘴邊流了出來，少校也不大能够控制理性了。這時他們就互相爭論起來，那情形是頗爲激烈的。問題是中國應該感謝美國還是美國要感謝中國，少將一定要堅執前說，少校

則反對。少校三杯吃過，戟指朝天大聲地聲述他的理由了。「中國打了八年仗，美國才打了一年。」「美國要飛機，飛機這樣就來了（招手介），美國要大炮，大炮這樣就來了；中國呢，沒有！」結論是「所以美國要感謝中國！」這次的激辯，雙方都是真情流露，給我的印象是極深刻的。

對於美國兵生活方面的舒適，中國當局是非常重視的。這次美國兵在華北駐防，中樞馬上派了黃主任仁霖到北方去解決怎樣使他們生活得快樂的問題。黃主任在這方面的貢獻是極爲偉大的。他辦的戰地服務團招待所就佈滿了整個的大後方與前方。不過這招待似乎又並不能使洋人滿意，有一次一位中校回昆明，我問他高興回去住否。他却繃了眉頭說，我回去再住一個月就非得進醫院不可了。據說他們的伙食每餐只有那麼兩塊小牛肉，這使他們頭痛已極。昆明的招待所用錢是沒有預算的。每天要收買價值數百萬元（前兩年）的雞蛋，牛肉……。據說中國西南方的牛都要被美國人吃光了，正預備從西北大批的趕了來。

對於美國兵的招待。禮貌上也是非常隆重的。在桂林一次開茶會。到場的美國軍官最高階級是一位准將，中國方面，任招待的却都是一些少將。搬椅子是上校副官的責任，倒茶敬酒的都是少將，這使那一批美國小軍官大爲不安，幾乎要坐立皆非了。好在這情景後來他們也看得慣了。中國的人材是豐富的，將軍又實在太多。在這里我只能舉出一個例外來。在

印緬戰區中國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將軍是很有點威儀的。聽說他和兩位美國將軍走進禮堂，在門口他就把大衣脫下交給一位美國准將替他拿了，孫將軍的階級是中將，洋兵對他倒很有點佩服。

關於這種小故事，還可以敘說不少。如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卸職回國的時候，昆明的士民們就用了最好的湘繡繡了萬民傘送給他。還有紅錦綉裝的冊頁，里邊題滿了官吏紳士的名字和奉承的話語，這初看來自然不免有點肉麻，實際想想，倒的確比送給自己的大官的同樣的東西和德政碑之類要有意義的多。究竟飛虎隊給中國老百姓的幫助不少。昆明自從他們來了以後就沒有日本飛機，至少能使市民得到充份的睡眠的這一點就是很可以感念的了。

除了這些以外，還有什麼可以使洋人感到愉快的呢？可以說沒有。中國的將軍們大都是不善口材的。也許他們除了「熟讀」兵書以外，別的東西很少過目，在宴會上總是千篇一律的那麼兩句話。據從西安來的朋友們說，胡宗南就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將軍，他每次招待外賓的宴會，只說兩句話。開頭時他說：「菜蔬很壞，招待不周。」散席時說的還是這兩句。當洋人飽吃了一頓豐盛的酒菜之後聽見這麼兩句話自然是很奇怪的。他們平常有什麼事想去拜訪胡將軍時，總是見不到，派了參謀長代見。唯一的機會能與將軍接觸就是吃飯，而能够聽到的，也只是這麼兩句「招待不周」。

他們想要得到合作的效果，在會談的時候，想要詢問中國將軍們的意見時，就更爲失望了。所得到的不外是「敬請指教」之類的客氣話，洋人是爽直的，就發表一套言論，唯唯而退，各得其所，至於眞眞作戰時，自然是另外一回事。

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前年湘桂大戰時的一幕。那已經是情況非常緊張的時候了。全縣不守，日本人的軍隊已經離開桂林不到一公里路，馬上就要進行城防戰了。一天，我們去到象鼻山上去觀查，決定城防陣地。那真是頗爲美麗的風景，站在山頂上，看桂林的城市，山峯，四郊的公路，美麗的湖，都在眼底。下。（這地方是久矣夫不讓平民上來游玩的了）觀察的時候自然要徵詢美方軍官的意見，他們就說了一通，炮位要放在城外的公路兩側，預備殲滅敵人。一時當然唯唯稱是，協議而退，第二天又去佈置炮陣地了，原來不在城外而在城內，不但在城內，而只在獨秀峯下面和幾座山脚下面。好熱的天氣，跑到了「老人山」的峯頂，汗都要出光了。看看陣地實在是不太高明，射角只有九十度。那意思即是炮只能向一個方向（九十度角）射擊，如果想射擊背後來的或是左右來的敵人時就不成了。是什麼人改變了計劃，把炮放在如此「安全」的所在呢？這是最高指揮責任的長官，昨天一起去調查的炮兵指揮官雖然同意放在城外，這時也不能撤回意見。因爲中國部隊如果失了一門炮，營長就會頭掉下來，這使他們不得不爲安全着想了。至於美國人的意見，那是另一回事。

在訓練的時候，長官也常常發表種種意見。「因為是用人家的武器，所以他們怎麼訓練，我們怎樣做，至於將來作戰，我們是自有辦法的。我們的經驗還不够多麼？」

桂林圍城戰前兩天，史迪威將軍飛來了。在飛機場問張長官發奎「有沒有把握守三個月？」「如果有把握，我盡力把所有的武器彈藥從空運運來。」張長官痛苦地想了一下，說：「可以。」史迪威將軍馬上飛走了，空運的武器來了，七五山炮的炮彈足夠十萬發。然而結果守了沒有十天。

這些場面與酒綠燈紅，痛舞狂歌不同了。「朱嬌粉膩晚妝妍，依舊新聲爵士似當年」和「千家野哭百城傾」的風景是兩樣了，然而其為悲劇的本質則一也。

這次自中印公路回國，車經密支那，我又欣賞了一次「羣英會」，或當稱作「鴻門宴」罷？原來每天晚上要在空場上舉行一次晚會，檢討行軍等等事宜，由中國少將團長主持。出席者是全體的美方軍官和中國官長，當一些小事情提出來之後，將軍提出另一件事，是一天早晨接收車輛時發生的。一位中國連長因為什麼事誤會了，美國少校聯絡官罵了一句「天殺的——」“GOD DAMN!”中國少校連長雖然不懂英文，這兩個字是知道的，於是提請團長法辦。團長則請美方總聯絡官某上校回答。上校說：「這在美國人是常說的一句話，如中國的『他媽的』。不足為奇，如果在下面加一個你字，如“GOD DAMN YOU!”才是罵人。所以

「請勿誤會！」這回答並不圓滿，還是由上校要少校向連長道歉，道歉之後，副團長又提出他們兩位應當握手言歡，結果，兩位少校握手了，團長拿出上校送來的炸肉餅大家分吃而散。

這位少將團長是頗爲莊嚴的。他的應付美國兵是另一種方法。其中的原因還多，曲折得很，很可以寫一篇小說，這只是一濶小火花而已，然而是在多少事件中的一點特異，十分難得，所以值得記下也。

美國兵與女人

我預備寫「關於美國兵」，在一張紙上排列了幾個題目，預備按照順序慢慢地寫。這一個題目本來是寫在前面的。後來却不會先寫它。以免一開口就是女人，有趨於下流的危險。然而想想，這件事的重要性是不下於其它的，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聖人的老話，「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慾存焉。」實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雖然聽說有「文妖」「文妓」之流也援引了這句話大寫其文章，不過那總是別一件事，與此無涉。

美國人是比較在性方面有較大的解放的民族，他們的看兩性的事件比較單純，並不像我們那樣的神秘，所以在一般的應付這種事件上面，也特別的平淡而坦白。幾乎認為是極普通的一件「例行公事」，所以現在我們來看這個問題也應當覺得平平常常，不要大驚小怪才好。記得有一次在桂林，一個美國中尉問我，「你結婚了沒有？」我回答說「還不會」，他就大為驚奇地說：「我在兩歲時就結婚了。」這當然是誇張的話，他們大約是在廿歲左右就結婚的了，退一步講，也都各有一個女朋友。和他們相處，很容易有機會欣賞他們的心上的芳姿。只要稍微談上兩句話，就會談到女人，接着就馬上拿出照像來給你欣賞了。這時

你一定要加意觀摩，無論她美麗如電影明星，或是難看得像一個女巫，總要稱贊上兩句，於是就功德圓滿皆大歡喜。這種照片大都放在皮夾子里，隨身攜帶，有時還有一張硬紙片，上面是她的紅紅的兩片吻痕，也夾在里面。算是隨身的法寶，須臾不離的。

去國遠戍，往往一別就是兩三年，這時候怎麼辦呢？有的人一天到晚盼家信，有的一天準能得到一封，他們也在無事時就寫信回去，幾乎成了每天唯一的大事。有些人彼此誓守貞操，約定在別離的期間彼此都守身如玉，也有的發生了小問題，有一次聽他們彼此說笑話，一個小兵向另一位開玩笑說，「你的太太怎麼樣，大概有別人為你代勞吧？」更有一次一位上士拿到一封信，頗氣憤地走來向我說：「他媽的，我太太說她又添了一位少爺了！」這時他是已經離家第三年了。這種題材也被畫在漫畫上過，大可以解釋最近他們要求回家游行的一個重要的理由。

軍隊的生活是最無聊的，酒與女人幾乎成了戰爭的樁柱子。這種「守身如玉」的人究竟不大多，無事時找找女人成爲很普遍的事。軍隊中的長官對於這事是非常注意的。在印度蘭伽，就有一個官辦的妓院，那是很乾淨的一排小白房子，里邊的女人是由英國政府負責選來的，很舒服地住在里面，有專人司管理之責，每星期兩次用汽車接到醫院裏去檢查。每天服務的時間分爲上下午和晚上，白天是士兵的時間，晚上則是官長的時間。每次收費十五盧

比，約合五個美金。然而到這里去的人究竟還不多，他們覺得這是太貴了。所以還不會杜絕了向外發展的機會。這里我想提一下另外的一件事。中國軍隊入印之初，英國政府也會照會我們，說是同樣地要給我們預備這樣一批人，以免軍中性慾問題不能解決而弄出別的問題。不過這件事在我們禮義之邦的中國簡直成爲一樁笑話，豈有此理，當然一無此需要，着勿庸議——不過後來的結果是在野外的河濱，森林里變成了交易場所，在印度村落的門口都釘上了「此係民家，不準擅入」的牌子，醫院里患性病的士兵也多起來了。

戰爭帶來了貧窮和失業，也帶來了大批的無家可歸的難民。在這裏面的女性們可以走的唯一的路只有賣淫，如果她還不太老的話。美國兵在這些人的眼中自然是很可羨慕的獵物。在印度時就有不少小兵向我問中國的女孩子是不是漂亮，好像久已神往了的樣子，無怪他們一來中國就有樂不思蜀之感。這一批女人分起來也很有幾類，最「上等」的是一批社會上的名媛，如在蔣夢麟夫人領導之下，昆明的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的女生們都起而慰勞盟軍參與伴舞，那初意倒是並不爲錯的，不過後來竟弄得計時論錢，如每小時四元美金，則大爲失策，與普通的舞女沒有什麼分別了。其次的即是從香港上海來的舞女之流，她們會說英文而且是「行家」，自然得心應手，不過這種人材也不多。降至末流即是一批專作洋人生意的女人，她們並不懂英文，不過也多少會說兩句洋涇浜，討價還價的本領是有的。頭髮燙得奇形

怪狀，而且都穿了「洋服」，不過那「洋服」是用最蹩腳的印花布製成，剪裁得也十分奇異，穿在身上令人有一種特異的感覺。當她們被攬在洋人的手里在街上走的時候，搔首弄姿大有不可一世之勢，在昆明的曉東街上的南屏戲院門口，咖啡室內，幾乎全是他們的世界，那樣子多半是像京戲中的蝴蝶夢裏的二百五，滿面塗得雪白，兩道紅唇，冷然可畏，眼睛是無神的，好像已經疲弱得不堪，狂吸着美國香烟大口地噴着。這種風景讓人看了總是慘然不歡。給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次在保山，看見在那個戰後繁榮起來的小城的夜市裏一個美國軍官手里攬了一個小女人，看她的樣子不過才十六七歲，並不會塗了脂粉，可是也穿了「洋服」，和她那個異國的男朋友比起來，真是瘦小得可憐。想想中國是眞要靠了她們去「敦睦邦交」嗎？這又豈是那批豪門貴婦和大人先生之專門以招待外賓爲榮的人們所曾想過的問題？

寫到這裏，我又想起去年（或者已是前年了）大公晚報的副刊上曾經刊載過幾首涉江近詞，是「成都秋詞」和「成渝紀聞」。照我看來，其中關涉到美國兵的地方很不少，先抄兩首減字木蘭花：

「弦歌未了，忍信狂風摧蔓草，小隊戎裝，更逐啼鶯過粉牆。羅衣染遍，雙臉燕脂輸血髓，碧海冤深，傷盡人間父母心。」

「秋燈罷讀，伴舞嘉賓人似玉，一曲霓裳，領隊誰家窈窕娘。紅樓遙指，路上行人知姓

氏，細數清流，夫婿還應在上頭。」

這兩首都「成渝紀聞」，大概都有典故可尋，可惜作者不會把它寫將下來，然而細繹詞意，則嘉賓的驕橫與豪門的無恥，已經明明白白不必研究了。其餘的幾首，還有不少妙句，稍摘如下：

「酒樓歌榭消長夜，休日還多暇；文書針線盡休攻，只恨鮮卑學語未能工！」

「休誇妙手，憎命文章供覆瓿；細步纖纖，一夕翩躚值萬錢！」

這是詞人的吟詠，我覺得很有意義，至少留下了這麼一段事實，再過多少年就會是可珍貴的歷史。至於那些站在南屏門口，專門招攬外國人，而為一般國人所看不起的「下流」女人們的嘴裏，是也有一首歌的。英文原稿是一位朋友所告訴，頗為珍貴，我設法譯它一下，不過只能成爲四不像的東西了。

「乾淨被單，沒毛病，

門戶嚴緊，少憲兵，

你給多少呢？

小洋兵！」

那原文是這樣的，

"Clean Sheets,

No Disease,

Secret door, No M.P.'s

you say, how much Joe?"

原詞不知出於何人之手，但一定不是妓女所作，因為她們大約還沒有如此精通，那麼究竟是什麼「才子」的作品呢？懸想曉東街上，紅裙翠袖，都用了滇南音韻唱着這首名歌；那風流高致，大概不下於唐朝王之渙的游亭畫壁吧？

中國是禮義之邦，他們自然不好意思像在印度時一般向英國政府要求供給女人（其實英政府供給的還是該死的印度人），只能任其自然發展，好在操這種「寄飲食於男女之中」的「招待外賓」職業的婦女很不少，中國政府也眼開眼閉，所以很不成問題。在貴陽的一家旅社里就有這麼一位專接洋人的小姐，如果中國人想要，即使出上幾倍的價錢也辦不到，那原因我不知道。還有一種G.I. Club，平時等在貴陽的一家百樂門飯店裏，也專作洋人生意的。據說如果有中國人和她們發生了關係，則將被捉進官里去關個幾年，這法律是否公佈，我不知道，不過我相信這是極可能的。至於她們的夜度資，我不會調查過，不過我想大抵是異常悲慘的。一般人認為美國兵都是闊少，不過有許多地方，他們也是頗為吝嗇的。這里我將敘

說一件很可珍貴的經驗。那是在保山，一天晚上，我在城裏搭一部美國軍車回營房去，那時我們所穿的是駐印軍的制服，與小兵無異，一部卡車中只有我們兩個中國人，其餘全是美國小兵，他們是到保山城里去過周末去的。時間是晚上十點，當他們爬上車來的時候，一個個酒氣噴人，脚步蹣跚，已經失去清醒的頭腦了。因此我有機會聽他們彼此述說彼此認為十分滿足的夜生活，他們對於這個小城真是滿意極了，也難怪，在滇緬路上，處處全是窮山惡水，往往數十百里以內沒有人煙，偶然有這麼一個地方，不管它是多麼破爛，多麼污穢，然而多的是為美國人預備好了的美金兌換處，洋酒店，酒吧間和最重要的，女人們。難怪他們要歎為「奇異的地方」了。平常如果知道一點這方面的情形很不容易，現在居然從他們的對話里得到了充份的知識，真是難得。然而作為一個中國人，默默地坐在旁邊聽他們說那些話，感情上是很不容易平靜的。我不想多寫，總之，那是很使人不歡的。他們在街上找到了女人就帶到離城一二里外的野地裏去，據說那代價有的只是一包美國香煙。這當然也是他們認為是「異的地方」的一個原因，在他們花了不過是六分美金，中國的小姐們就歡歡喜喜地跟了去了。這究竟是「奇蹟」呢還是什麼，我不想多說。只想補敘一點，在那個小城里，到處都是木頭作成的小房子，里面賣的全是美國軍用品，香煙最多，價錢是兩千五百元一包。享用的人們則是商人，和有發財機會的官吏軍官和駕駛兵們。

美國軍官裏除了偶爾去獵一下豔之外，有許多是更有別的方法的。在貴陽時每天早晨坐了車子去上辦公，路上總會遇到一個坐在包車上的女人，樣子非常華貴，朋友告訴這就是貴陽美軍最高指揮官某准將的外室。關於這位將軍，在桂林時也是一起的，那時不過是上校，等我出去走了一轉回來以後他却昇為准將了。那位華貴的夫人也是在桂林時的舊識，本來是一位中國將軍的太太，不幸那位將軍却因為擅棄名城槍斃了，未亡人就跟了「沙吒利」。在昆明的華特斯准將的豔史，知道的人恐怕也很不少，因為某種緣因我暫時不去說她。有這種機會的人很不多，大半要高級的將領才辦得到。如某夫人家里的汽車壞了就開到准將的地方去修理，加油，家里的電冰箱壞了，着派某軍曹去修之類。算是友誼的交換條件。官微職小的自然就不能得到她們的青睞，只能相與街頭上的小姐們了。也還有「一見鍾情」的人物，寫了長長的英文情書送給她們的，這種「癡情」自然是值得同情的。也有人問我為什麼他們找到的全是不大好的，那些非常漂亮高貴的小姐們總是不睬他們，因為這個道理我也沒有研究，所以沒有答覆他。

至於他們自己軍隊中，也有許多女軍人，其中有一種「外克」(Waac)，是「軍中婦女輔助隊」(Women's Army Auxiliary Corps)的縮寫。她們工作的範圍很廣，各部門都有，詳細情形不大知道。醫院里的護士小姐則大抵都是少尉或中尉，煌煌地掛了金色銀色的官階，

據說那用意是使被看護的小兵們不得無禮。聽小兵們的話，知道這些護士小姐們是專門陪了官去玩的，小兵沒有資格，這使他們很氣。

爲了使遠戍海外的征人可以減輕鄉思起見，他們更有一種歌舞團的組織。人選大約是好萊塢的電影明星和百老匯的歌舞女郎。她們由美國出發，到世界各地的美軍營地裏去表演。到中國來過的也很有幾位有名的人物，如那位出名的滑稽腳色包卜郝伯(Bob Hope)，他還做了一本書叫「我從不離開過家」(I Never Left Home)。此公的面孔一看就要使人笑出來。當他站在台上的擴音器前面的時候，或者獨白，或者和一位女角搭擋，表演對口相聲，幾乎每一句話都使下面的人們哄堂大笑。自然，有許多話是非常猥褻的。自然，只有這種東西，才能使神經麻木了的兵火爺們刺激一下，他的那本書的名字就是說到處都受歡迎，都是家鄉風味好像在美國一樣。女人們當然是臺柱，大腿戲是最受歡迎的節目。會叨光看過幾場，那熱烈，香豔，真是不差，難怪小兵們一個個都興高彩烈贊歎不置的了。桂林，湖南前線都去過不少名人，如寶蓮高黛，安秀麗丹，我看她們全都是四十歲左右的老妖精了，可是還肉麻地表演着，全不是銀幕上的那兩個人。不過小兵們的歡迎的情緒是並不低落的。

郁達夫有一句話很有名，「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這在大後方地跑過的人們大抵都能够有此感覺。如果到前線去過，在戰壕里躺着，聽槍子炮彈嘶嘶地從頭上飛過，或是聽

着敵機的隆隆的響聲，那時就很可能體會一種心情，真是「不知命盡何時」，一旦有了休息的機會，自然就會有一種心理，「今朝有酒今朝醉」，浪漫的情緒，就是如此養成的。關於女人，更要覺得到那些平時的寫情書，求愛……的方式不免太迂遠了，這很可以解釋爲什麼戰後男女的關係會變成那麼亂，在美國，這問題非常嚴重。讀者文摘上有一篇文章，「牆角落裏的煩惱事件」，就談到這個問題，據云現在美國的女孩子有的只有十五六歲就已經和士兵交朋友了，美其名曰慰勞軍人。那原因是父親出征在外，母親在工廠裏工作，沒有人去照顧她們。性病的指數急遽地上昇，使老先生們大爲歎氣，急求所以防止之道。這真是一個「亘古常新」的問題，在現社會制度之下恐怕還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或者要成爲永遠的一個人類的悲劇也說不定的。

偉大的S·O·S·

當我從中印公路回國的時候，一入國門，（暹町）觸目一片窮山惡水，沒有樹木的童山，沒有莊稼的荒原，破敝的茅草小屋，沒有衣服穿的女孩子，這一些給我的印象是窮苦，破壞，受難。汽車行駛在失修的公路（那是一條鋪了黃金的路，在英國人封鎖滇緬路之前。）上，幾乎半天走不到一個小鎮，幾十里沒有一戶人家。然而有一件事情很使我驚奇，無論是多麼荒僻地方的一家小茶館，僅有一間門面的小茶館，她的香煙架子上一定整齊地擺列着美麗的美國香煙，紅吉士，駱駝，菲列普……這些香煙的包封上全有一張為海外美軍應用而免稅的印花票。我馬上發生兩個疑問。他們從什麼地方弄到這樣珍貴的舶來品？這些售價奇昂的香煙是賣給什麼人吃的，穿着襤褸的衣裳的鄉下人大概是沒有福氣享受這個的罷？此外還有一個感想，就是美國軍隊中S·O·S·的「偉大」。

S·O·S·是Service of Supply的簡稱。中文譯作後勤部。我首先想解釋一點，後勤部在美國軍隊中是一個獨特的組織，並不隸屬於海陸軍。它的總負責人是一位中將，據說這本來是一位有名的企業家，在戰時徵調出來，作了三顆星的中將，他的任務是告訴老百姓軍

隊裏面需要什麼東西，要他們節省下來。同時如果海陸空軍需要什麼東西，需要一種新型武器，也全由他去張羅，訂貨，設計。它是一個很有獨立性的機構，我可以舉出一樁小例子來解釋。桂林戰役時Z軍總部本來是借住S·O·S·的房子，後來得到通知移出，只得趕造新房子。桂林緊張，S·O·S·的供應品撤退到柳州去了。Z軍的林賽准將問他們要給養，沒有，黃油已經斷了兩星期。可是S·O·S·裏的小兵們還在大吃飛機上運來的黃油。

如果說這次戰爭的勝利，多半是靠了美國的物資供應，我想大抵沒有人會否認。S·O·S·真像是一個仙人的百寶箱，需要什麼東西，都可以從它獲得。它下面有一個軍械局(Ordnance)，這裏供應了飛機，大炮，坦克車，汽車，開山機，各種的槍械……。以中印公路作例，從工程人才開始，到測量，修路，行車，運進來的物資，鋪好了的油管，流進來的汽油，這一套，幾乎全是S·O·S·的花樣。在我們失去了國際通路的時候，全仗着一個空運大隊從印度向昆明運物資。昆明的巫家壩飛機場，呈貢飛機場，平均每三分鐘降落○ $\frac{1}{2}$ 運輸機一架。雖然重武器不能運，卡車不能運，然而七五山炮是能運的， $\frac{1}{4}$ 噸的小吉普及 $\frac{3}{4}$ 噸的載械車是可以運的。「駝峯」的最盛時期，運輸量聽說中印公路趕不上它的三分之一。

如果曾經走過加爾各答的停車場，會看見大地上停留着數不清的嶄新吉普，坦克車的履

帶。……藏在那些鉛皮圓頂的堆棧裏邊的，更不知道要有多少物資。

如果到雷多 (Letho) 去過，可以看到從車站伸出的一條幹路，兩邊有多少地方全是 S. O. S. 的棧房，裏邊有着各式各樣的武器，裝備，够用來裝備供應整個的中印緬戰區的盟國軍隊的。

醫院也是屬於 S. O. S. 的。這又是一個有獨立性的部門。野戰醫院，後方醫院，小飛機 (J5)，前方的傷兵可以在任何地方救護，起飛，運到後方醫院去。這裏大量的配尼西林，大量的血清，……全是後方平民限制享受的藥品。

最重要的還有一個「特務部」(Special Service)，讀者不要誤會，這裏是並沒有投擲石塊的英雄的。他們所作的事大抵與士兵有極大的好處。電影，廣播，運動……還有一個士兵們的快樂之原，P. X. (Post Exchange) 在這裏你可以買到任何美國市場上面有的消耗品。在去年，香煙在美國本土已經成了珍物，有許多人都買不到駱駝牌，吉士牌了，然而在海外 P. X. 中這些是充斥着的。其餘的，衣着，口香糖，雪茄煙，鋼筆墨水，煙斗，……甚至到短褲都預備齊全，價錢之公道不必說了。因為免稅的關係有的東西要比國內便宜得多，如香煙每包只賣六分錢。常常可以看見美國小兵在 P. X. 裏買來了大批的東西，跑着跳着回來了，好像回到家裏去了一樣。從這裏他們還得到免費贈送的雜誌，報紙，這使他們雖然

身居海外，然而與在家裏時候，簡直沒有什麼差別。

這是一個極為龐大複雜的機構，S·O·S·在我們門外漢看來，只不過就日常所見，撥拾一二，就很够說老半天了的。其實這兒也不必囉嗦，這正像一個百足之蟲，它是一個活的整個的有機體，每一個關節都彼此有聯繫的。它正是美國金元文化的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每一個角落這兒都有一點點了。從桃子，杏子，牛肉，火腿，到百老匯女人的大腿，都有。

如果離開了它，美國兵是不能戰鬥的。

聖誕節在延安，因為天氣的惡劣，飛機找了三次，最後終於冒險下降，到底送來了糖果，酒菜，聖誕樹。

執行小組在前方，補給的飛機，不斷的起飛供應。在印緬戰區，所有的給養，香煙，衣着，有些就全是用飛機投落的，因為交通的困難。如果沒有這些，作戰將成爲不可能的事了。

在我寫上「偉大的S·O·S·」的題目之前，是本來想寫作「也有貪污」的。後來想想，這有點近於「外國也有臭蟲」，似乎不大好。其實這到是一樁事實，因爲就是他們自己，也是稱S·O·S·爲「揩油部」的（Service of Squeeze）。這事是很明顯而公開的，即如

在文章開頭所說的那些美國香煙，在昆明，重慶，上海市上公開地發售着。如果說這些全是中國的不肖之徒偷出來的，那未免太看得起該樑上君子等了；要是說全是美國兵拿出來賣的，也不大正確。照我所知這都是大批的走私。國內的情形不大熟習，在雷多時聽過許多很諷諧的故事，值得提一下。

在印度，有許多中國的小兵是很闊綽的。他們在袋裏一摸就是幾千個盧比，或幾十個金拖鞋，完全不算一回事。他們仗着一口「洋涇浜」，和黑人作交易，真是得心應手，如有一個小兵用了三百盧比買到香煙一大箱，裏面有駱駝牌一百條。他們賣出來，每條要賣到十個盧比左右。利錢是很不壞的。

又有人用一百盧比買到不名的物品一大包，回來一看，裏邊全是皮鞋，約五十雙，或是卡嘰褲子一百條；軍毯五十條。這些東西拿回國來，就是一筆大財富，在這兒常常可以看到女人們穿了用軍毯改製的大衣在街上走來走去，覺得很是時髦，那毯子的價錢，也因為可以改作大衣的緣故而特別的貴，而這在那些「發洋財」的朋友們的成本，不過是兩個盧比而已。

在雷多住了一個月，我的任務是爲團中領取車輛，給養，裝備，常常到一個庫房裏去。與看管該庫房的上士某君頗爲熟習了。後來聽團裏的軍需某君的告訴，知道這位上士的故事

不少。

這是一個小胖子，面孔紅紅的。嘴裏經常啣了一根雪茄，穿一件短袖的襯衫，坐在倉庫門口的椅子上噴煙，樣子非常悠閒。他很喜歡說笑話。有一次我去領慰勞品，裏邊有一種象牙牌肥皂，他就發表了一通關於肥皂的演說，結末說，「這送給緬甸姑娘，是很好的禮物哩。洗得白白的。」

領給養裝備的方法是這樣的。我帶了兩部空的大卡車，把它們倒在倉庫門口，打開後面的篷布。然後由上士檢查棧單，印度苦力們就把物資一包包的抗出來，送到車子裏去。平常點數的工作是由軍需經手的。我只是與那位上士談談天。據說只要拿一張一百盧比的大票向他的手裏一塞，他就會笑咪咪地任聽印度苦力多扔一包或兩包東西到車上了，我們就開走，回去打開來，交易就成功了。這種「發洋財」的方法的確容易，也頗有談詭之趣，可惜我只顧和他談天，沒有辦過這種交涉，不免「可惜」。

在雷多的街上，很容易遇見美國黑人，他們大抵穿了一件並不十分乾淨的襯衣，初看是什麼破綻也看不出來的。如果你的嘴裏唸哨一聲，眼光一飄，他們就會湊上來，這時你再問他一句：「有什麼東西麼？」他們就會從襯衫領口內一條一條的拿出四五條香煙來，真有點變戲法的意思。有時也會拿出一個全新的 Ronson 打火機，或是一個軍用雷筒來。如果他身

上的甲克是披着的而不是穿在身上，那就表示“*For Sale*”（出賣）可以和他談條件了。他們的要價也不一定，有時很貴，有時却便宜得出奇，那關鍵全看他是不是亟需幾個盧比去喫酒與否。有時手頭無貨，他就會和你談論訂貨的問題，准時錢貨兩交，雙方的信用都是很好的。這些黑人大抵是看守倉庫的。有時他會告訴你，倉庫裏的駱駝，紅吉士全光了，現在只剩下「天殺的」吉士和「拋錨牌」了（*Pail Mail*）。那一個雷多街口，是有名的「國際市場」。中美憲兵來來去去，眼光如炬，然而生意還是照樣在進行，大批的貨色大抵是在車子上交易的。有時人太多了，他們就會說：“*Too Many People, 不好！*”（人太多，不好！）他們的限光是很亮的，憲兵的一舉一動，早就有了準備。

這情景很可以解釋一種事實。中國的駐印軍全發英國制服，而每人幾乎全是一美國裝備，*S. O. S.* 的「報銷物資」(*Salvaged Equipment*)——一切不翼而飛或折耗的東西，全部報銷算數——就足夠裝備了駐印軍，真是不說它不偉大，不可得也。這又使我想起一位美軍官的一句名言：「在戰地，無論什麼物資都是可以犧牲掉的。」(*In the Field, Everything is Expendable*) 這句話，很可以表現美國少爺們的闊綽，大方。

不但此也，在內地，昆明，貴陽，可以說凡是美國兵所到之處吧，中國的平民幾乎部份的「美式裝備」了。軍人不算了，茶館老板穿了美國軍褲，擦皮鞋的小孩戴了美國軍帽，理

髮師全套呢子制服。有一個時期，幾乎如果不穿兩件 G·I·，就不足以表現其爲四強之一並肩作戰的光榮的國民身份，這情景，最初，美國憲兵還來干涉；後來簡直無法干涉，於是也就淡然視之。在軍隊之外，S·O·S·還裝備了中國的平民，這種「偉大」，真是不可想像的。

小兵的「業蹟」，略略談過了，高級的長官呢，據說也各有其辦法。不過這大抵「專涉隱秘」，普通人不容易知道。有一件事，則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了。在去年，昆明的齊夫斯將軍應召返國了。他是 S·O·S·駐華最高指揮官，官方的情報是回國述職，不過極普通的官場人事更易而已，其實是別有其原因的。

現在只就一件小事說明他的「治蹟」之一端。翻譯官們的制服，本來是與美軍相同的，後來爲了區別起見，就把帽子和褲子一律改染「海軍藍」(Navy Blue)，這原意是不錯的。如果真是「海軍藍」，那顏色倒也漂亮得很，不知如何，經他一染就變成了黑色，而且染得極糟，下水兩次，就變成了黑花色，好像是曾經在黃土裏打了一個滾的樣子。不用說，是很不美觀的。同時卡嘸的料子也是極壞的。與美軍的標準不能相比。那一頂黑色「毘盧帽」，則更是難看了。很少人肯帶它，不過用了來擦皮鞋，倒是極好的。

也許洋人到中國日久，就不免學習了中國作風，我不願意這樣說，不過事實往往是如此。

聽說與他合夥的，就有幾個中國的將軍們，在技術上，這倒是非借重我們的專才不可的。

S. O. S. 不但負責供應中國軍隊的物資，而且還參加了中國軍運交通的管制，它的貢獻也是極大的。聽說兩年前美國向中國訊問現存的汽車總數。中國官方爲了裝面子就連能跑的，帶不能跑的，更加上只剩一個架子留在停車廠裏的，商車，一齊計算在內，大概還不到一萬五千輛，以爲總可以不算難爲情，不料這連美國在太平洋一個前進基地所有的車輛的十分之二還不到。可以想見，想要供應如此廣大的戰場，四五百萬大軍，却只有這幾部車子，而那車子的形態也是極可憐的。嘗見有車，水箱蓋不翼而飛，引擎部份露出黑色的久歷風霜的「凋顏」在喘氣，水管電路都用鉛絲東拉西扯，其狀如蜘蛛網。車身更成了貧民的住宅，大小木板東釘西補。有人詠此種車云：「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下車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約略可盡其狀。車子雖如此，然而前年打穿中印公路的松山（怒江惠通橋畔）戰役，却全仗了一個汽車團和幾個七零八落的汽車營在支撐。運用這些破車子，就是 M. T. S. (Motor Transport Section) 的功勞。他們的口號，也是唯一的安慰，是中印公路打通以後，大家都有停在印度的幾萬部新卡車來裝備。果然，這目的是達成了。

日本投降以後，最重要的工作是受降，而運輸受降部隊唯一的辦法是空運。當時的起飛基地在湖南芷江，油管却從昆明鋪出不遠，大概剛剛到了貴陽吧？飛機汽油的供應成了問

題。S·O·S·就馬上實行「分檔運輸制」(Block System)那個運輸隊叫做517。起點是昆明邊上的霑益，經過盤縣安南到貴陽，再到馬場坪到芷江。把已經發交各輛汽團的車子重新收回，分段運輸，貨在霑益上車以後中途不倒車，只換駕駛兵。效率是提高了，車子却很快壞下去了。

該時不佞正在貴陽，每天到飛機場去檢查記錄……運輸的車輛。每天在夏天的太陽下面，陣陣黃埃和飛機汽油的混合氣體之中，工作十小時。有時在搶運時還有夜工。十點鐘光景又到飛機場去。老實說，那工作是不大愉快的。每批車子大約是六百部至八百部。我們分工合作檢查上面的油筒，有無空筒，有無漏油，車子有無毛病，駕駛兵來報告不能發動，要跳上車去設法給他發動，汽油沒了要加油……好繁重零碎的工作，也是好重大莊嚴的工作。

S·O·S·是偉大的，又造成了空前的奇蹟，在短短一個月中運送了十萬以上的國軍飛到北平，上海，廣州……去受降。聽說這在戰史上是空前的一頁，前無古人的。

在我敘述這一段「奇蹟」的時候，真也不禁泛起了一點淒涼的驕傲。我們日夜工作着，運送了汽油到芷江去，送走了大批的受降的國軍，也送走了不少「五子登科」的好人。而我們自己呢，想回家，想為國家復員盡一份力，事實上却被送回昆明，遣散了，不但飛機，汽車也沒有得坐。

光榮地失了業以後，輾轉來到了重慶，天天在作「還鄉夢」，還不知道這「夢」幾時可以實現。在城裏遇見朋友，他還穿了在印度領到的卡噠褲子在街上走來走去，被人們看作奇裝異服，加以莫明其妙的眼色。也難怪，這裏已是冬天，地方也不是印度。相對唏噓，感慨系之。我們究非晉人，雖然好像是在作「楚囚」，却沒有「新亭對泣」的雅興。「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話也不適用了，究竟我們也為國家盡了一份棉薄。然而，事實也畢竟是事實，無法否認，也無法加以反抗也。

小時讀「新華春夢記」，有一回目曰：「代表弔夜壺」，（指賄選之代表）當時頗覺其處境之可憫，乃今日忽自有代表之感，是誠不及料耳。一向寫雜文，不發題外的牢騷，這次野馬跑得太遠了。然而這是很多人想說的話，現在有機會，說了也罷。費話多費精神，讀者諒之。

前線景象

美國軍隊在中國，除了空軍以外，可以說是沒有直接參加戰鬥的。他們最主要的任務是教育，即訓練中國士兵使用美國武器，訓練中國軍官熟習美國戰略戰術。後來覺得只是這樣不夠，才派了觀察組到前方去，他們的任務也是有限制的。只能建議，不能指揮。這與印緬區的不同。在昆明的炮兵學校裏則更有另外的一種辦法。每一個炮兵營在炮校受訓期滿，發給裝備，即由校內派原任教官隨了該營出發去前方作戰。這是經常的作法。湘桂之役，因為前線情勢已很緊急，所以派了一個「巡迴教育組」到前方去，就地訓練裝備部隊。當時負責東南戰場的美軍是Z軍（Zebra Force 斑馬軍），最高指揮官是林賽准將。他的命令是很嚴的。美軍小組派去前線雖然沒有指揮權，然而却要與該部隊共存亡，始終要留在一起，不論它的命運是怎麼樣。在這種情狀之下，中美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真可以說是在並肩作戰，大家都有生死與共的精神。

有一樁很可笑的事，也可以說是很可以表現美國人現實主義的事。因為兩年前外事局對於翻譯官的特遇還沒有十分顧及，每月的薪水大約是兩千餘元，照該時昆明物價大約可買美

國香煙十包。制服也沒有規定，所以上課時真是奇裝異服，穿西裝的，穿襯衫的，穿制服的，各種花樣無不齊備。還有一位在聯大作助教的詩人某君，每日一襲長衫，進出於炮校，名士風流，傳爲美談。所以一上前線則服裝就要首先發生問題。那時的辦法是派去前線的都各發衣服兩套，鞋一雙，及鋼盔等物。好像是要賣命去了，要比留在訓練學校裏的優待一點。不用說，那衣服的料子是壞的一種。鞋子也是本地貨，踏過兩次水，鞋底就要與鞋身脫離關係。這種「優待」，反而使人不大好過。至於一般關係，在前方，因爲每天要在一起，所以對翻譯官比較客氣，或者也比較親熱吧。不像在訓練學校那樣的面孔板起，除了公事以外老死不相往來的樣子。聽說有的翻譯官一到前線，就好像要一清積憤似的說一聲：「現在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You Know The Situation) 據說這句話聽得很，馬上美國兵就香煙口香糖送上來，客氣萬狀。不過我想這大概不是真事。

照我的經驗，是愈向前走他們對你愈關心。因爲那時候翻譯官不多，二十人一組的小團體內才輪到四位，所以他們，尤其是小兵們，就要預先訂約了，某幾人跟定某翻譯官。彼此不相侵犯，同時也對你慢慢增加關心，如槍枝擦得乾淨與否？子彈充足與否？會不會騎馬……。我想這一些全是爲了萬一緊急情況，他們好隨了你逃亡的準備。同時對於我的兩套從外事局領到的小兵粗布綠制服也發生了興趣。結果我全部送掉。因爲他們對日本人的狙擊

手頗有點戒心，穿了小兵衣裳，目標就不會顯明了罷？

在每一個小組出發之前，管財務的軍官一定要帶一筆法幣。大約準備每人二十萬，翻譯官也計算在內，這事並不使翻譯官知道，大約只是在臨時才宣布的。在兩年前的桂林，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我想這也許是預備作「買路錢」用的。同時到了前方，就要帶了大批的食品，大約足夠兩月之需的給養。從乾糧到罐頭的牛肉、魚、酸菜、腸子、火腿、梨、杏、番茄汁，到咖啡、可可、白糖、麵粉，全是美國運來的。那真是一個吃的季節。在山明水秀的鄉村里，每天三頓盛饌。R上尉所燒的咖啡實在美極了。不但昆明重慶吃不到，即為上海人豔稱的DD，S也還差得遠。牛奶、菓醬、牛油、起斯更是應有盡有。唯一取給於當地的是雞蛋，有時也吃鷄和牛肉。他們吃雞蛋的本領也不小，我就看到一位一頓吃十六隻。外加四個煎餅，還不十分滿足的樣子。還有一種番茄汁最令我頭痛，不過他們是視為美味，而營養又是極為豐富的。紅紅的汁里還要加上鹽屑，每人都要吃一罐。這種吃法自然營養不成問題，假使不騎馬跑路的話，肚子大概慢慢要大起來也不一定。

乾糧有C，K，D，……幾種。C型的最常見。是兩個鐵罐，其一裝了滿滿的一罐肉，另一罐是四片餅干，三塊糖，有時也有一盒咖啡精或可可粉。聽說必要時，要每天三頓連吃三月。這真使我吃驚。我是第三次吃就要吐出來了。K型的比較花樣豐富，除去餅乾起斯

（或肉，雞蛋）之外還有一片口香糖，四隻紙煙，一包火柴，一包檸檬粉（或咖啡粉），幾塊牛奶糖，一捲大便紙。這總比較有味得多了。尤其是晚餐一頓的一塊巧格力，最可欣賞，不過多吃了，也是不成。聽朋友說他有一個時期，連吃一星期K式乾糧，結果什麼都吃不下了，只能吸煙，就用糖和餅干和不吃煙的朋友交換，每日吸煙十二隻。由此也可以看出別一種的可憐。

他們是槍不離身的。好像處處會有危險襲來。有一次我和K中校由副團長陪了去看陣地。騎了馬，在六月的太陽下面跑着。跑到一個地方馬不能走了，就下來步行。那位中校頭戴鋼盔，身上背了全副武裝，大約有二十斤重，汗像雨一樣的流下來。他的年紀很老了，副團長有點過意不去，幾次請他卸下武裝代爲拿一下，都爲他拒絕了。最後他大怒，說，「你想殺了我是怎麼樣？」這種地方可以看出他們認真的一面。

另一位中校是西點軍校軍械科畢業的。身材高大，他一人有三隻槍，一隻左輪手槍，一隻馬槍（Carbine），還有一隻步槍，他是從遠距離中距離到近距離都有了相當的武器的了。他的槍法很好，我看見他用手槍在遠處打死一個站在禾穗上的蜻蜓。

小兵每人一支步槍或衝鋒槍。我們每人一隻馬槍。這是一隻小巧可愛的槍。可以連發打十八顆（？）子彈。打靶的時候最有趣先是臥在地上打，後來站起來打，最後衝上去連放。

這都由那位中校發口令，他的口令很有趣，如最後他說有一排日本兵，於是連放，打中了，他就說，「全完了！」

我在總部工作，有一件事很使我發生興趣。我們一共裝備了三個營，每一個營都有一個聯絡組，和總部都有聯絡。他們時常來報告，或領取物資。他們一被派去，就和營里的中國官長發生了密切的關係，這以後他就全力爲本營爭取裝備了。如總部到了一批器材，大家知道了消息，就都跑了來爭多爭少，好像小孩子一樣。這也難怪，本來是利害相關的。器材充足的自然就會有好的成果。還有時候要實彈射擊了，結果講評的時候大家又都稱贊自己的部隊好，「射擊真好呀！」(The Fire is Beautiful)有一次射死了一頭牛和打毀了一幢房子，S上尉還說那該死的牛不該跳進射界里去。如果在公衆面前承認了自己的部隊的劣點，簡直成爲莫大的侮辱，是決對不能忍受的。

責任心與名譽心同樣重，更重的是事業心。這由一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到。

W中校領了一批人到長沙去聯絡一個炮兵營。這時這個營已經被包圍在岳麓山上。他們只得回來，向我們的總部報到。後來就把它們分發到已成立聯絡組的三個營去。一個中尉到了第二營，原來負責的H上尉冷了面孔問，

「你希望做點什麼工作？」

中尉看情形不對，就馬上笑着回答：「我並不希求什麼工作。」H上尉冷冷地說，「那很好，這兒已經沒有多餘的工作，所有的事都有人作了。」

已經進行了一半的訓練，H上尉很不願意另外的人來加入，分了他的勞績去。他們的「世故」竟是這麼深，也是我從來所不會料到的。

衡陽圍城的時候，我們在桂林。那時派出去的援軍很多。很多朋友都上去了，我却留下來。那原因說來是很可笑的。那些日子我們每天要騎馬四次到營地去，有一條小路，也有一條鋪了石子的街路。平常多半是走小路，因為在街上很容易爲人注意，「頂好！」喊得有些討厭。一天，不知如何，王的心血來潮，非要在大街上跑一下不可，我只能表示同感。不料剛剛下過雨的石子路非常滑，我的本來非常穩健的小灰馬忽然來了一個馬失前蹄。據善於騎術的人說，這是沒有辦法的，除非你能一提再將馬提起來。那次我就從馬頭上被扔了出去。伏在石板路上，別的沒有什麼，眼鏡却碎了。

這個「事變」使C上校認爲非常嚴重，前綫去不成了。當時記得善作曹孟德式冷笑的R上尉對我這次「事變」說過一句話，「怎麼，你是用榔頭給眼鏡敲碎了的麼？」這使我很不高興，覺得他這麼說法不免有點「輕薄」。第二天C上校用小車子送我到城里去配眼鏡，兩個人一直在城里蕩了四小時吃了飯，下午眼鏡配好了。完了一樁大事。

這以後大約有一個月，情勢逐漸緊張。國軍在衡陽外圍二塘三塘兜了很久的圈子，却終於不能打進城去。桂林也曾經放了幾次爆竹，大公報桂板的標題也感情地寫過「援軍與守軍攜手，喜極欲泣」的句子，事實上却是一天天的潰敗下來了。

事後聽幾個在李玉堂將軍那里聯絡的朋友說，那真是潰不成軍，集團軍總司令和部隊失去了聯絡，退却是幾十里幾百里的。那時他們真是每天都在準備逃，不知道什麼時候，敵人就會包圍上來。他們已經不能在中國將軍那兒取得真確的情報了。只靠一架V——100式無線電與桂林的總部聯絡，從出去偵察的飛機得到情報。

派到前方的S上尉和他那一組中的兩位中尉三個軍士逃回來了，真是狼狽得很。他們本來帶了兩部載械車，充份的汽油和給養，後來因為什麼事要回來，却發現路已經被破壞了，結果是車子燒掉，只有空手的人逃回來。

林賽准將對這次事件非常震怒，因為他們沒有達成與國軍部隊共同進退的任務。S上尉被遣送回國受軍法審判了。後來在與他們那一組里的一個小兵談起，知道他們回來的原因是與中國官長的意見不合，中國炮兵營長把全營的炮只帶了四門上去，其餘的八門就留在後方了。這在當時的情況好像也的確是「不得已」，獨立的炮兵營，根本得不到步兵的合作，有時步兵撤退得比敵人的前進還要快，炮兵真要弄得措手不及，只有兩條路，不是人炮一起被

俘，就是人逃掉而將炮奉送了。而這罪名是要槍斃的。所以他們甯願只帶四門炮上去。

可是這在美國兵看來就不免奇怪了，訓練時，演習時都講述而且證明只有在營射擊（即全營十二門炮齊發）時才有效力，同時在戰事新聞片上看到美國兵的作戰方法，根本就是用炮火來向敵人頭上堆的。在一個太平洋上的小島的登陸戰前，先由飛機與海軍炮轟了三天三夜，登陸的時候，發現異常平靜，後來一看，所有的日本兵原來都已經在岩洞里燒焦了。

慣於如此作戰的兵，如果只讓他帶了區區一兩門山炮，數百發炮彈到前方去，是難免要覺得不夠勁的，也許他們覺得這等於是去「送死」。於是就擅自撤回了。那個小兵頗慷慨的說：

「如果美國軍隊有一個炮兵營在前方，我將勇敢地作戰；不過這種打法，實在太那個了。」

我覺得他的話說得是頗誠懇的。這也是當時兩個物質條件相差過遠的國家的無法協調之處。雖然人謀不臧，也是一個極大的原因，那許多事說起來全是傷心的，空前的一場潰敗。

最後我們不能不從李家村搬到城里的紅十字會。桂林已經從後方變成了前綫，朋友們紛紛地回來了。他們都將飛回昆明。我則被派留守桂林，本來是我給他們餞行，這一回是他們請我吃一頓了。

在環湖路。酒吧間里，暗黑的路上，本來是充滿着女人們的，她們表演着肉麻的喜劇，一點也聞不到火藥氣的刺激。她們本來只作美國兵的生意而對中國軍人不睬；現在不同了。美國兵大批的撤回去，炮聲也越來越近了。她們的臉也愈來愈愁了。在百樂門飯店里，又遇見了張，我們喝着紅葡萄酒，聽他說到前線的故事。

他們的一個小組只有一個上尉和一個軍士，另外就是他了。從李家坪一直退回來，沒有驃馬，山炮只能拆下來用人力抬，遇到路好的時候，勉強可以拉了走。他們有一次只差半小時就給敵人包抄了去。本來停了一個廟里，看見有軍隊在撤退經過門口，去問了以後，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的腳因為穿了過大的鞋子走路，已經磨爛了，他是坐了炮車回來的。

我們住在——所桂林最好（？）的洋房——紅十字會——裏面，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廚房，派頭不小，純銀的刀叉，雪白的桌布，菜燒得也非常講究，每天三頓，真好像是在赴宴會。還有一個大的休息室，裏邊有無線電，新書報，乒乓球，除了在外邊跑，看陣地之外，在邇兒的生活是頗舒服的。然而心總是不能定下來，總想走到街上去看。一出門，就是那座橋，那兩天的情形不對了，城防當局在施行澈底疏散，人在橋上面向車站走，惶急的顏色，好像有什麼災難在後面追逐，各種式樣的車子，上面雜亂地放滿了傢具行李，行李上頭是婦女和小孩子。這一切是那麼忙亂，好像已經是世界的末日，人們失去了信仰，死亡就在目前。

看過「亂世佳人」電影的人大概可以想像當時的景況，就和北軍快到之前的阿特冷塔的情景一樣。

我們那一組的最高指揮官K上校是一個頗嚴重的人，架子相當大，吃飯時要他坐下以後大家才能開動，開會時他最後到，由某中校喊立正。大家對於這位先生覺得不免有些過於矜持了。一天晚飯後，中校宣佈他要有要事宣佈，大家就都在休息室裏等。一會扶梯上的脚步聲響了，慢慢地，轉了一個灣，一陣急響，上校從樓梯上失足滾下來了。

中校連忙出去，把他連擔帶拐的扶了進來。他坐在椅子上過了一會，很嚴重的說了：

「根據十四航空隊偵察飛機的報告，日本兵已經在桂林北部某處發現，距離大概是一天的路程（汽車）。我們所接獲的命令是幫助中國部隊守桂林城。我們的任務是建議而沒有指揮的權力。我們衷誠希望沒有一個美國軍人在這一役裏被俘。」他停了一下，又接下去，更沉重了，因為這是他的命令了：

「全組人員隨時準備離開紅十字會到Z軍總部去。那里我們有充份的車輛，每部車輛都裝滿汽油，同時帶了足夠三天行程的油料。軍士負責檢查車輛，必須隨時能够運用。每一部車子上都附有桂林附近詳細地圖一張。里而明白的指示到貴陽去的路徑。」

這一個宣告很使洋兵們的軍心震動了，軍士們全準備車輛去了。官長們雖然表面上裝得

鎮靜，然而也不免有些慌亂。我們倒並無所謂，反正不會與城共存亡的了。

晚上，在橋上和環湖馬路散步。桂林的電燈已經沒有了。停車場上一片黑，偶爾有幾部車子馬達發動，頭燈開亮。M·P·的白帽子在黑影裏動着，手電筒的光時常落在一對對美國小兵和他們的女朋友身上，有的在擁抱，有的在接吻。

「再會！」「明天再來看你！」「好運氣！」的聲音飄出來。女人的聲音是凄苦的。她們不知道她們的朋友什麼時候就要離開，只剩下她一個人去逃難。

我重復走上橋去，到百樂門去要了一瓶葡萄酒去喝，酒是甜甜的。一會，我吃了大半瓶，不醉，可不免有點暈然。

在門口，有一個藍色的影子一閃，是一個穿了藍布旗袍的女人，看樣子，是一個中學裏的女學生罷？她的雙眉蹙促着，像有無限的焦急。她向茶房低聲地說了幾句話，又用眼光在酒吧里尋了一遍，失望了。茶房要她等一下，她就坐在我的桌子邊上來。她無心喝水，兩隻手弄着錢袋。

我沉默地坐着，看着她的焦急的心情，表現在臉上的是一片惶惑，我猜她是在等她的一位朋友，大概是一位美國軍人，因為別的人是很少到這地方來吃東西的。

過了一會她向我說話了：

「先生，您知道這兩天的情形怎麼樣？您是不是就要走了？」

我不能說什麼。事實上那時桂林已經充滿了謠言，「一時怕還不要緊。過兩天我們要走的。」

我們之間，又沉默了一會。從她的眉眼間，兩隻手的舉措裏，似乎可以看出她的不安，最後，她又嚙嚙着說，

「您們是坐美國軍車的罷？」

「唔！」我漫應着。

「能不能想法帶一下，我只有一個人。」她很不自然地笑了一笑，看我不說話，她又加上，「車子要是經過橋邊，我能在橋上等一下，不費事，我的家就住在××街，離這兒不遠。」她的眼色裏有着邀請的意思，我沒有能够想像在這個時候有帶一個女人離開桂林的辦法。更覺得不應當使她的美麗的夢做得太長。

「也許我們是坐飛機走的。什麼時候離開也說不定。」

她似乎輕微的歎息了一聲。這簡單的對話停止了。我本來想問她是在等什麼人，這時也沒有勇氣再打破這個沉寂了。我喝乾了那瓶葡萄酒，付了賬，走出酒店。我回頭看了看，那個藍色的影子還留在桌子角上，這點藍顏色在我的腦子裏慢慢變大，成了一片藍色的海。

我盡量地沿環湖路走回去。夏夜，在十點鐘以後，竟有些微微的涼意了。

再過一天，我們離開了Z軍總部，在夜裏三點鐘光景坐了汽車到兩塘飛機場，在拂曉時起飛，在我們的運輸機起飛以前，兩架P-51在跑道上疾駛上昇，在黎明的魚肚白色的天空裏，它的銀色的機身在雲層裏看不清楚了。

在飛機裏我想，幸虧沒有騙那個女孩子，我的確是坐飛機走了的。這時，也許她遇見了她的朋友，也坐了汽車離開了桂林，也許……

兩小時以後，我離開了桂林的盛夏，昆明正落着綿綿的秋雨，冷得很，下飛機時一腳踏進巫家壩飛機場跑道上的泥水潭，灌了一鞋泥漿。

咖啡與戰鬥力

前些日子在報上看到陳誠將軍的一段談話。他說：「美國兵沒有咖啡吃，就不能作戰；我們中國的士兵，是沒有咖啡吃的，然而作起戰來，照樣勇往邁進，所向無敵。」云云。

這是很好的材料，可以看出一般中國軍人對美國兵的一種特異的心理。回憶兩年以前，我領到外事局發給的唯一的一套草綠色軍服開始工作以來，無論晴天、下雨、室內、野外、我總是穿了這唯一的一套軍裝，後來那服裝的顏色漸漸由綠而黃，而黑，又添上了泥土的色澤，很有點天然偽裝的功效了。然而我還是穿着它。而一起工作的那位美國少尉則幾乎每天換一套行頭，深綠色的呢襯衫，粉紅色的呢褲子，使我疑心他是在做時裝表演，和他站在一起，就頗使我有點「自慚形穢」。此公無論在什麼場合，嘴里是總在咀嚼着什麼東西的。香煙、雪茄、口香糖、點心、和太太從美國寄了來的牛奶太妃……當時我就頗有點反感，覺得這種「少爺兵」如果作起戰來，怎麼行呢？感慨之餘，也不禁有一點「淒涼的驕傲」，覺得作起戰來，還是我們的「大刀隊」來得有效，草鞋行軍，一夜步行一百八十里，吃兩個冰凍的饅頭以後，掄起大刀，克敵致果……

老實說來，這是有點近於「酸葡萄」論的。其實誰不願意穿得漂亮，吃得豐盛呢？無奈我們的國家太「窮」了，官兵就只能在可憐的生活狀態下面作戰。話也不能說得十分肯定，中國的將軍們是並不如此可憐的。他們大都滿面紅光，穿了什麼羅斯福呢的軍服，金領單，金馬刺，倒也滿神氣的，不過他們的士兵大抵是面有菜色，衣不蔽體，難怪他們看了也有點難過，發出了與我相同的感慨。

我的迷信大刀勝於坦克，稀飯強似咖啡，一直等到去前綫走了一轉以後才發生了動搖。前年湘桂之役可以說是這種迷信的一個強烈的諷刺，到底餓了肚皮，是不能作戰的。記得白健生將軍在視察前方以後上委員長書裏有兩句警句：「自古未聞有飢寒交迫之兵而能殺敵致勝者也。」果然，日促地百里，屢失名城，弄得國本動搖，陪都震動。美國人大抵以為中國已經失去了戰鬥力，「雅爾達秘密協定」不久就訂定了。這雖然是舊話，然而血腥的一段歷史，值得重複地說一遍的。

至於第二個問題，「少爺兵」作起戰來是不是就「不行」呢？在起初我也是以為他們「不行」的。不過後來事實證明了他們並不怎樣無用，太平洋上幾個戰役都是用血拚出來的。西歐戰場上的勇敢的事蹟也很多。不過在電影上看到他們的作戰方法有點兩樣，如登陸塞班島時先用飛機軍艦猛轟了三日三夜，等到這排少爺兵上岸一看以後，日本兵都已經變成了

焦炭，他們只要搜索殘敵，插上國旗就完事了。他們負責的將軍會有一句豪語，「爲了減少一個士兵的犧牲，國家就是用法幾百千萬美金也在所不惜」，上述的作戰法就可以算作此種政策的一個例證。然而也不能一概而論，慘重的犧牲也還是有的。不過我沒有機會看到，不能空說而已。

除了真正的廝殺以外，關於他們工作的情形，却很看了不少。那種認真的情形，很使人感動。這次從中印公路回來，經過緬甸的深山，往往兩三小時不見行人，一片荒原，無邊無垠的原始森林，懸崖峭壁上面開出來的危險的小路，常常你可以遇見一兩個黑人，坐在開山機上，赤了膊滿身大汗，在太陽光下面開來開去。一陣急雨，衝壞了一角危崖，公路不通了。他們在幾小時內再開出一片山來。

有時急雨來了，他們沒有地方去，就披了一件雨衣立在大雨的下面。有的人藏在水泥製的洩水管里面吃東西，看起來非常可笑。他們在這樣荒野的地方工作。每天晚上回到營地里去休息。這營地也是在荒山上搭成的帳篷，與人間隔絕。給養都由遠處運來，自然，這是應有盡有的。咖啡也不能例外。在整天工作一身臭汗，遍體疲乏之餘，回去洗一個澡，喝一杯濃濃的咖啡，該是多麼愉快的事，我真不知道這會給他們帶來多少生命力戰鬥力。

還有一個永遠使我不能忘記的人物，S中尉。戰車駕駛的教官。我初去戰車學校時，聽

別人告訴說這位中尉的脾氣很不好，所以起初懷有戒心。特別小心應付，不苟言笑，後來我知道這是一個標準的西部人，脾氣像火一樣的燥，然而人却是極好的。他的一部吉普已經很舊了，在左面車身處有一塊凹進去的地方。關於這塊痕迹的故事，另一位朋友告訴過我。那是一次隊形駕駛，他開了吉普在坦克隊前後跑來跑去指正錯誤，不料有一個新來的學生不聽指揮，向他的車子開來，正巧有一棵樹，躲避不及，坦克的主動輪的尖齒把吉普弄成一個凹洞，S中尉被擲下車來，肋骨斷了兩根。這個故事他從來沒有對我講過。

平常看見他總是非常悠閒的。只有在坦克出了毛病的時候才由他出馬，說來有些可笑，學校里的一百多部坦克雖然都是美國造，却是向英國人轉租來的。大概無論什麼東西，一經過英國人的手，就不會有好東西了。所以這一百多部坦克大多是不大高明的。時常拋錨，有時開到駕駛場去，二十部戰車整有兩三部拋在場上，這時他就帶了救急車去把它拖回來。

有時作公路駕駛，坦克開下橋去，或者開入沙灘里面，四脚朝天，無法行動。這時S中尉就站在那里指揮大型拖車把它們弄上來。這往往不大容易，需要很長的時間，有時我回去吃飯回來，看見他還是在那里指手劃腳的指揮，一身大汗，滿身油泥。一定要拖回停車場他才回去吃飯。

戰車的加油站是一個特別危險的地方。一個大油罐，兩旁伸出油管來，同時可以供給十

部車子同時加油。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蘭伽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鐘時在加油站渡過的那些日子。十二點，毒太陽，可以使你的皮膚焦了，坦克的鋼皮晒得有一百度左右的溫度。在這種情況下面加油，一個火花，引起了爆炸，整個場子會成了粉。我們的四隻眼睛要看住了十部坦克，打開來的油罐口上面冒着汽油的藍色蒸汽，學生拿着滅火機對着罐口，一定要熄火。（引擎），不能用鐵器敲打車子的任何一部份。那些學生們會站在車上面一開動要被橫着的油管切下頭來，他們是那麽大意，我們不得不在一百多度的溫度下面，衝天的黃埃和濃重的汽油味中，在如雷的坦克引擎聲中跑來跑去，用足了氣力像唱大面一樣的喊。那樣的一小時，回去以後就會全身無力，疲倦得動也動不來的。

人不是一架機器，要一直的這樣工作下去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機器，也要在適當的時期加點潤滑油料，軍人的生活是乾燥的，「滑潤劑」的需要是尤其迫切的。這大抵又可以分為精神上與物質上的兩種，物質上的享受已經說過一點，而且這也不足為奇，如果有錢就都能辦到的。可佩服的是他們軍政部設想的周到，能夠顧到小兵的心理，運用種種工具給他們精神上的愉快。這里只想談一件事，就是軍郵。

這在美國軍隊中是被認為最重要的一種機構，——軍郵局。多少去國離鄉的兵士，每天盼望着從迢迢的海的那一面飛過來的飛機，航來的輪船。這里面一包包，一袋袋，全是從父

親母親，妻子，愛人……那兒來的信件，衣物，煙，糖……當他們接到這些珍異的郵件的時候，他們的臉上浮着多麼聖潔的光輝，多麼衷誠的愉快，他們讀着這些信件的時候的表情是各樣的。他們會突然跳起來給你看他的太太和少爺的照片，他的女朋友的照片，他的田莊，和他的愛馬的照片。

他們爲了方便，特置了一種「勝利箋」(V-mail)。這是一張特製的信箋，只要用黑墨水或打字機在指定的地方寫好，投到軍郵局，他們就爲你拍照，寄到對方手里時是一張照片，上面印着你的筆蹟。他們會利用種種的方便使郵件傳到你的手里，不論你是跑到前線的那一個角落里面去。前年在前線三月，流動了很多地方，而他們却經常地從軍郵局拿到信件，期限沒有超過一個星期。有一個上尉他的太太每天從紐約的報上剪下來關於中國的新聞寄給他。我也看到過一些，有許多在我真是新聞，中國報上還沒有見——或者永遠不會見的——的新聞。

每年的聖誕節，前一個月美國的郵局就大批收寄給征人的禮物了。那兩天他們最緊張，等着，等着，一包包的禮物。據說這些禮物佔去的飛機噸位比供給我們的軍火還要多（在一個短時期內）。他們也可以利用軍郵寄禮品回家。中國的水煙袋、扇子、壽衣、湘繡、象牙雕品、種種的小玩意都大批的飛回去。

這種情形是使人豔羨的。在印度，我們過着多麼枯燥的生活。信件在我們是珍異的。不！提愛人，那是早已送掉的了，盼望寄兩本小說，兩張報紙來看，也要種種的留難，送檢，不准寄，後來就只能看看張恨水先生的名作。寫信也要檢查，我的那篇「關於翻譯官」就是給軍郵局（中國的）退回來的。那里面我看不出有什麼軍事秘密，然而不許寄。他們在看着一本本的精印的「生活」「時代」「星期六晚郵報」……我們却連土紙的雜誌也看不到。至於希望朋友寄點大麪之類的土產來更是荒唐的夢了。倒是軍郵局的老爺們利用飛機寄了大批的洋貨回國，被印度海關查出，弄得很難為情，以後寄信也就更為困難了。

美國小兵從前纔回來，如果高興就可以到醫院里去修養一個時期。據說那是頗不壞的，有看護小姐陪着，吃的是最好的伙食，每天晒晒太阳，聽聽音樂，一直等到體重增加了若干，為醫官下了「逐客令」以後再搬出去。

平常工作了一個相當的時間以後，他們就盼望着可愛的假期了。在假期中，他們有飛機火車汽車的交通工具可以到駐地附近或駐在國的名勝地方去游覽。時間或者是一星期，以至一個月。在印度，他們可以到大吉嶺去避暑，可以到西朗（女兒國）去玩，那地方是像神話似的一個地方，他們可以在那兒遇到些神奇的遇合，很像走入天方夜譚中的畫面里去。在中國，他們更可以有專機游覽古城如北平杭州……。在貴陽的城外，有一個地方，——花溪。前主

席吳達詮先生很費了些修治的功夫，把那個地方弄成了一個標準的風景區，雖然氣魄小一點，然而曲觴流水，懸崖飛瀑，碧綠的溪流，在烏烟瘴氣的貴陽的確是了不起的勝地了。在那兒就有一個美軍的「修禱中心」(Recreation Center)，用竹籬圍繞起來，里邊是清潔的住所，各種的娛樂設備，在普通人看來，簡直是神仙中人了，花溪路上，每天吉普車來往不絕，吳先生有一首詩說：「花溪風景似前溪，頗欲移家老圃畦。忽覺使君身是客，鳥聲人語自栖栖。」如果持贈美國小兵倒也是頗合適的。

現在可以說說另一個問題了。中國小兵是不是需要咖啡呢？也許有人說：「他們根本不需要。」我覺得這未必的確，他們從來不知咖啡為何物，也許這問題得與晉惠帝有點相仿了。事實上，他們正在吃着攪雜了碎石塊稗子的稀粥，喝着白水清湯，上面只浮着一兩片菜葉子。在這裡我們應當放聰明一點，只吃清湯稀飯的士兵作起戰來，才真正的是一怎麼行呢？在抗戰的末期，中國在印度有一個訓練營，利用飛過駝峯回空的飛機，有許多壯丁被送到那邊去受訓了。這在他們看來是不可多得的好事。出國，開洋葷，還在其次，主要的是那邊有牛肉麵包可吃，天氣又不冷，有印度呷嘸可穿，這在吃怕了清湯稀飯的人真是了不起的好地方。聽說有許多壯丁在哭哭啼啼被送進師管區以後，花了錢運動老爺，好給派到印度去。在蘭伽，晚上在電影院前面，我們看看排列得整整齊齊的中國小兵，可以作一個很有趣的

推測。形銷骨立，那是剛到印度的，形色豐腴舉止活潑的是已經居留了幾個月了。至於滿面紫紅，茁壯如牛的大抵是來印兩年左右的朋友，這推測終不錯，常常與朋友打賭以爲笑樂。其實他們吃的也不過是牛肉、羊肉、象肉、那些罐頭食品，如果吃了半月，在我就已經倒盡胃口的了。然而他們却還是津津有味的吃着，而且實在的壯實起來了。

我看着那些矮矮胖胖戴了鋼盔，戴了美式裝備的小兵排着隊走到火車站預備上緬甸前綫去的時候，常常被激動的哭了。中國的小兵的身體實在並不壞，我想起在國內看到的那一些面有菜色滿身疥瘡的小兵不禁憤懣，即使中國被封鎖了幾年物資不足，也何至於把他們弄成那種樣子。在印緬戰區，指揮官是美國人，參謀長是美國人管給養裝備的也是美國人，雖然中國的軍官們是有了不起的手法的在那兒也就比較的消聲斂迹，像公開吃空額扣軍餉的事，比較的少些。——我不說決對沒有。——在這種情形之下，駐印軍與國內的軍隊形成了兩個不同的集團，很有點像清朝末年吃雙餉的御林軍。

這些軍隊留在印度緬甸，是好好的。小兵每日雖然僅能拿到七八個盧比，然而他們可以買兩塊力士皂一罐美國牙膏，抽幾十包英國香煙，事實上他們也多少的「滿足」了。有的人還一個不花寄回國來。不過等到中印公路一打通，駐印軍要回國了。馬上就發生了嚴重的問題。據我所知軍隊里普遍地有着逃亡的現象，官長們大抵做了一筆生意，發了一筆洋財，不

要再幹了，小兵們吃膩了牛肉，也不願意換換口味再吃清湯稀飯，所以一例「不辭而別」，各奔前程。可以做為標準的例子的一個重炮團，那里邊的營長，連長，觀測員很多是頗熟的朋友，他們一起先後在保山，下關溜掉，有的在當地開了飯店，有的合資買了一部卡車在滇緬路上跑生意。到了昆明，全團的官長只剩下了團長與副團長兩人，士兵還剩下不到四分之一，駕駛兵們都很有良心，把車子開到目的地以後才不辭而別去加入別的汽車部隊發洋財去了。全團五百部車子竟沒有駕駛兵來開動，弄得那個副團長大哭，以為國家非置之重典不可了。不料安然無事。陸軍總部馬上派了全體官佐來接收了。因為這是美式裝備的重炮團，是不可多得的一筆「本錢」。

這一批新來的官佐是根本沒有看到過這種美式重炮的，更不必怎樣去用了。可憐在印度蘭伽訓練了兩年，實彈射擊了若干次，吃掉多少麵包牛肉，訓練出來的這一批優良的官佐，射手，駕駛兵一回國就都不翼而飛。那時日本還沒有投降，亟須炮兵，而這些新官又使不動這些美式裝備。結果還是美國聯絡官倒楣，重新整訓，重新射擊，……一直忙到原子彈下降，大家才鬆下一口氣來。

難怪有許多美國兵跟我說：「印度回來的，頂不好！」事實上我也是印度回來的，心里雖然不痛快。一位在國內也無法反駁工作的翻譯官告訴我一個故事：

有一個駐印軍的小兵，從中印公路回國，車次下關，走到茶館里拍案叫拿咖啡來。么師却不識趣，說只有沱茶並無咖啡，該小兵就繃起眉頭，說：「老子吃慣了咖啡，你們這鬼地方，連這都沒有！」

看了這個故事，我們又能說些什麼呢？這實在不下於果戈理的諷刺喜劇，而却實在是一件真事。我覺得這個諷刺的對象不是那個小兵，而是想練幾族御林軍，想拿「美式裝備」做本錢的人物，如果對照了上面的那一個不愉快的故事一起來看的話。

三月一日晨茶館中

種種驚異

在一冊生活雜誌上曾經有一篇特寫，「生活看中國」。在那一期的社評上說，「一般美國人讀了這篇文章，或者會要大吃一驚。」云云，我覺得這不是假的。美國兵到了中國，真好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大有眼光撩亂口難言的神氣，被這童話一般的國土所迷惑了，不免要做出些幼稚的事來，如拉了洋車夫飛跑和穿氈靴招搖過市之類。很可以供紳士淑女們的笑樂。不過這種情形苦不太多，常常遇到的倒往往是大大愉快的場面，我們不能說這些不是喜劇，不是笑話，然而不巧我們自己就是這喜劇中的人物，或者是被諷笑的對象，於是無論如何也不復更有雅興覺得有趣。這里不是沒有例外，不過我覺得那些人或則神經已經麻木，覺得這些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驚小怪；或者自己以為已是外國人，或至少也是什麼「X屬臣民」之類的特殊階級，所以可以站在旁觀者的立場，安心冷靜地看着這些了。至於我自己，遇到這種場合，往往十分尷尬，有時簡直覺得無地自容，慚惶萬狀，所以印象十分深刻，有些事現在想來也還會剛剛發生過的一樣。

中國將軍們的豪爽好客，宴享嘉賓的情形，我已經在一篇文章里談到了一些，然而中國

的小兵呢，那大概是另一種動物——在洋兵看起來。洋兵在酒筵筵前與中國將軍們見面，也許一星期一兩次；然而在操場野外或戰場上與中國小兵見面，則是每天都不免的。在昆明的炮校，我的班上的小兵們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生了皮膚病的。兩手疥瘡一擦就會悉索地掉下末屑來。穿的衣服是唯一的一套「軍常服」，穿了草鞋露在寒風里的腳已經紅而腫了。有一位在醫院里服務的朋友，他被派每天為那些小兵脫光了衣服塗硫磺膏。這是個頗不愉快的職務。有一次忽然兩天不見小兵們來上課，到營房裏一問，原來他們的長官進城三天，他們連稀飯都沒有吃，餓在床上不能起身。在這些場合，洋兵們都睜大了眼睛問我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們這些事情的內幕。

在桂林，我教一排小兵通訊，不知因為犯了什麼小錯，連長過來每人給了一拳，打在胸部上。洋兵覺得奇怪了，趕過來勸架。在他們的軍隊中，巴頓將軍因為打了一個小兵的嘴巴，是曾經鬧到國會里去過的。那天下午，又來上課，却看見那些小兵已經都坐在樹下，不能操作了。連長說是病了。我去問了一下，知道他們都因為那一拳吐了血。我想這些孩子們大概不會活好久了。

生了病就該醫治，然而連長又訴說了許多困難，果然，醫務處留難不治，說他們不屬於幹訓團。這就又使洋兵始而奇怪繼而憤怒了。親自跑了去交涉，果然，盟友的面子大，收容

了。然而如果要使用硫化劑是還要呈報，批准，才能動用的。而且爲減少耗費起見，應用十顆者改用三顆。聽說有的小兵等呈文批准，藥劑發下的時候，已經嗚呼哀哉了。

小兵們在中國式的訓練之下，養成了「決對服從」的習慣，而且又還保持着「一種公式般的反應。如跑了一大段路問他們「累不累？」時，回答一定是「不累！」早春的寒雨，穿了單衣而且都已溼透了，問他們「冷不冷？」回答也一定是「不冷！」最奇怪的是每當講解無論什麼東西時，問他們「懂不懂？」回答一定是「懂！」幾十個人同時吶喊，好像是非常肯定了的。然而如果要他做，却一點也不知道。洋兵們奇怪了，問我爲什麼他們一定要說謊。我告訴他這不是說謊，這是一種軍隊裏邊的習慣，如果回答「不懂」時，他會吃長官的「好一頓生活」的

留在訓練地區，生活比較死板，所能看到的花樣也只是幾種，看慣了也就不以爲怪。在昆明的炮校，美國人住在招待所裏，那是遠在山角的一片洋房，每天到炮校上課辦公，一定要經過一個小村莊——阿拉村。那真是一個標準的雲南的村莊。石板路、破廟、低窪而污穢的飯館，一潭潭的垃圾，滿是蒼蠅的茶館，和一些襤褸的人民。他們走過村莊時，大抵用了快速度，掩鼻而過，唯恐傳染了流行病。在他們看來，那里是充塞了不知多少的細菌的。可是日子一長，也就覺得沒有什麼，我也看見過有人在茶館裏喝茶了。他們說，「無論如何，開水

沖過的東西，總是安全的了。」他們在盜杯子裏看着浮在水面的一朵朵白色的小花，領略東方風味，覺得中國人真是一個奇異的民族，用開水泡了「除蟲菊」的花瓣喝下去，而且又喝得那麼津津有味。……

一等出發到前線，就更有新花樣好看了。前年我們從桂林乘了一節花車到全縣去。車子到站。來「歡迎」的是一批貧苦的孩子們，他們全是上小學的，因為聽見洋人來了，所以就放假來看。洋人對這一批小天使非常有興趣，把吃了一半的乾糧、餅干、起斯、巧格力之類扔下車去，孩子們搶作一團滾成一堆了。一個小孩子搶罐頭盒子，被那邊緣割了一個深深的口子，手上流下鮮血來。軍醫打開了急救箱，給他包紮，老上校下令，空罐子不許亂扔。

S 上士從人羣中發現了一個可愛的小女孩，她大約只有十歲，穿了一件改作的黑色的破綢子衣服，穿了草鞋。淺黃色的頭髮（營養不足的原故）分開，用一個白鐵夾子夾住，兩個大大的黑眼睛，露出生野的笑來。她不好意思跑上來搶東西，（上來的全是一批大的野孩子，）只站在遠遠的地方看着。

S 上士說那個女孩子沒有能夠得到一點東西，跑過去，抱她過來，給了她一包口香糖，（我想補充一點，美國軍隊中好像有一種訓令，到前綫去要儘量送給當地人民糖菓食品之類，不過這大抵是機密的，所以不能確說。）她很不好意思的拿了。S 上士說，「這是一個多

美的女孩子，我想帶她回去，送她進學校讀書，過幾年，該是個漂亮小姐了。」他讓李問她，他打算送一點錢給她，買點好衣服穿穿好不好？她非常不好意思的轉過頭去了。這時旁邊突然轉出一個二十幾歲的流氓似的傢伙，自告奮勇說他可以去轉告她的父親——一個車站的司機。「如果想怎樣的話，我可以同他商量商量。」他的那一種語氣和卑賤的眼色，使我非常惱怒了。這批人，拿美國人看作餓狼(Hungry Wolf)，看作財神，多麼無恥！那個女孩子的頭更轉過去了，帶着多濃重的羞，我想她不應當這麼，早就懂這麼多的事情，更不應當覺得應該當作商品給她的父親贏得一筆財富好報答這「養育之恩」。當時我想得很多，也許這些推測太過了，可是我禁止不了如此想，中國這個吃人的宗法社會的一切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在前綫，小組的伙食是由團部的副官包辦的。每隔兩天來結賬一次，由美方付給現款。這大概是一筆不壞的生意。那位副官每天跑到我們房里來敷衍，談天，他的那一臉奸笑，真我忍耐不住。好在我不會弄穿他的西洋景，措油由他去措，可是每天要同他「談天」倒真是一項苦工。我想，雞、鴨、肉，大約全是從老百姓那兒徵用來的。可是他却要報銷比市價高出四五倍的賬來。雞鴨吃得厭了，就把宅子裡的幾隻鵝捉了來，自然也要報賬，而且自然比雞要貴得多。

兩個星期之後，忽然發生意外了，小組的人一齊都瀉起肚來，老上校責軍醫上尉負責查

辦，第一步是把專管燒開水的二等兵克布叫去大罵一頓，說他什麼都不會，連水都燒不開。克布氣沖沖地赤了膊一天到晚立在爐子前面監督燒開水。可是肚子還是不好。後來軍醫上尉發現城里買來的白糖不好，不能用。（那糖是半黑半黃的）就停止吃糖，開始喝濃而苦的咖啡，結果肚子還是不行。這就成了一樁「疑案」，軍醫上尉束手無策了。

最後，一天晚上，另一位衛隊排長到我們房裏來撩天了。半天之後，他忽然問我說：「你們大家的肚子怎麼樣？」我很奇怪，他也知道了這個機密，他又悄悄地說：「前兩天副官向我要了十加侖柴油去，不知道他要什麼？」當時我恍然大悟，怒不可遏。很想請副官吃一槍，後來想想，這事是「有失國體」的。算了罷！請那位排長警告他不許再弄這套花樣了。那位排長第二天就到桂林去了。大概他因為不能再分潤到「贏餘」，所以不惜拆穿西洋景的龍！這以後大家的肚子慢慢復了原，軍醫始終還蒙在鼓裏，克布的嘴還是鼓得高高的。

● 駐印軍返國，洋人塞了一腦子美麗的中國的景象，以為中國是多麼美的一個古國，紅牆黃瓦，古塔連雲，到處都是美麗的女孩子，可是一到晚町，看到的全是荒山野地，數十里無人煙，在寒風裏赤身露體的大姑娘。他們很不好意思的，背了人說，「Salt。」（糞）走到雲南驛，卡車停在飛機場裏，要洗臉煮飯了，沒有水。一個個鄉下女人，纏了比菱角大不多少的小脚，担了水來賣，「每担法幣三百元也！」天曉得，這是怎樣的一種景象。我在那兒吃了

最貴的雞蛋，三百元一枚。（那些小腳伶仃的女同胞們雖然高價也不願意賣給我，她們希望和洋人交易，每包美國香煙換雞蛋三枚。）

在這種場合，我沒有方法在洋人面前再給祖國吹噓了，只能露出苦笑，兩手一張，彼此黯然。起初洋人還合我發議論，說這樣的人民，實在應當站起來了，再不能讓那些混蛋剝奪他們了。後來，他們也沒有興致再發這樣的議論，我想起一句古語：「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不過運氣很好，不久我就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那是到了離昆明數十公里的安寧。團長請洋人在溫泉吃飯沐浴。我應當補說一下這裏的歷史，這是距離昆明六十公里的一個地方，明代才子楊升菴曾經稱贊做「天下第一湯」的。附近還有摩崖刻石，李根源及民國要人名多都有題名。附近又有難得的曇花，在一所古寺裏。

在那裏有雲南要人多名的溫泉別墅，一片小洋房。溫泉本身有「溫泉賓館」。其富麗堂皇，即在上海恐怕也是屬一屬二的。大理石的浴池，碧玉的泉水，高貴的餐廳，美國香煙食品。雙宿雙飛的才子佳人們。

洋人大為驚奇了，在這兒他們發現了中國之美麗，還有那麼許多華貴的儀態萬方的名媛，他向我承認他對中國認識之不足與膚淺，同時又聲明他更覺得中國是一個「謎」之國，太

難以了解了。

三星期的風霜之苦，我叨光乘了公家的吉普去出浴了這「天下第一湯」。浸在碧綠的溫水池中，我作着夢，將來可以合「T」到這兒來消磨一個星期什麼的。這兒有專車開昆明，每天的宿費當時是我的月薪的兩倍。我叨光作了一次「豪客」。

在吉普車中，那個老上校停車不前，贊歎着說：「這裏的風景正和我的家園一樣！」

在這個古國裏，他們有無端的驚異，在一個兵工廠裏，他看見了全世界的野炮展覽，俄式、德式、日本式、捷克式、英國式、法國式。時代是第一次大戰以前的，以後的。美國炮是第一次進廠修理，同濟畢業的工程師用米達格蘭姆作單位，對於呎磅制毫無興趣。老上校搖頭歎息，「中國是一個古國，偉大的古國，謎的古國！」

美國兵對中國小兵有着無限的同情，對於中國將軍有着無端的厭惡。

在印度蘭伽，有一個時期中國的將校班去受過訓練，那是一批將軍（中將少將，上將有無不清楚）上校中校少校們。剛到蘭伽時，洋人對他們是非常崇敬的，可惜這種情形改變得太快了。

他們每人都帶來了大批的法幣，（我可以想像收復時的情景）走到街上，用着半生不熟的英文喊道：「I am a General, I Have a Lot of Money。」（我是一個將軍，我有大批

的錢。)他們用官價換盧比，六元法幣換一盧比，他們覺得印度的物價太便宜了。萬利刀片一買就是兩千盧比，(天啊，這够他的全族用幾百年的，幾千年的。)手錶、呢料、……無物不買，印度的合作社一掃而空了，加爾各答震動了。英國的軍官合作社宣佈以後中國軍官不得購物了。他們還對合作社中的英國「外克」發生興趣，用了看中國女招待的錯覺去應付了。

他們獲得偉大的成果，滿載而歸。飛機載運了大批物資回去，昆明市上平添了多少家拍賣行。將軍們的面孔更加圓紅胖胖而笑容可掬了。不料後來我向美國小兵提到無論某將軍時，他們總是一個「Shit」。

在印緬戰區的新六軍的戰績是輝煌無敵的。史迪威將軍源源地給他們供應，大批的服裝，軍毯，供應，運到前方去。將軍們却把這些物資封存起來，並不發下，前哨推進了，美國兵發現了後方的庫房，很明白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於是照了老規矩，「報廢物資」一例燒毀，好在這些是已經在租借法案上簽了字的了，樂得豪爽一下子。

新六軍回國了，美方發給小兵每人兩套O·D·呢制服。中國將軍們却說：「如果發給你們，一穿就全舊了。」他們的辦法是「緩發」，等將來有機會再說。小兵們還是穿了英國味噁的衣服回到祖國來。聽說美國人對這事異常憤怒了，提出了抗議，那位將軍幾乎掉下腦

袋。那結果是在京滬，受降典禮的儀仗隊中，老百姓看見了勇武的美式裝備的國軍。

遠征軍（從雲南打出去的國軍，與駐印軍有別）在滇緬綫上苦戰半年，最後終於打通了中印公路，和駐印軍會了師，這在前年風雨如晦的時候的確是振奮人心的一次大捷，當時有轟轟烈烈的會師典禮，後方的人士組織了慰勞團到前方去，現在我想記述一下這中國式的「慰勞」。

慰勞團的領隊是天主教的于斌主教。未到之先，長官却已經大事籌備，大排筵宴，洗掃營房，操演儀仗。慰勞團到了以後，先由衛立煌將軍設宴款待，小兵們都全副武裝從一清早就站在操場上，立正等候。接着當然是于主教以下的講演，免不了要推崇衛長官的豐功偉烈，勒銘燕山，如何的了不得。講演答辭，弄了大半天，小兵的腿都站酸了，費了大氣力整治的營房，弄成豆腐乾狀的內務，慰勞團的先生們却看也不會看。

帶來的慰勞品毛巾、牙膏、和小姐們織成的絨線衫，都不知所終，小兵們是看也不會看到的。據說長官部花的招待費是要遠較帶來的慰勞費為多的。

到了晚上，又是宴會，為慰勞團送行，席間到了中美的長官，于主教又大大地稱贊衛將軍的勳勞，衛長官也大稱贊于主教的勞苦。稱贊完畢，輪到第七軍聯絡組的賽爾斯（Searl）上校說話了。這位老頭子很沉靜地說：「我覺得這一次打通中印公路的功勞，我們全沒有份

，完全要感謝那些出生入死受盡苦楚的中國小兵們。他們用血肉拚出了這一條路，他們的生
活情況，我是充份的明瞭的。我會經和他們在一起生活過多少時光，他們沒有這麼好的酒菜
，只是滿了稗子的乾飯，可是我也能一頓吃六大碗。……」

這令我想起大公報上子岡女士的通訊，他記述調處小組在兗州，也是酒席筵前，雷克上
校發的那一套議論：

「你國民黨，你共產黨，（他指着涂敘五和鄺任農的鼻子）爲什麼不爲中國想？要把國
家放在等一，把黨放在第二，中國才會好起來。你們以爲你們自己了不起，但是你們所有的
武器我都看過了，我發覺一句西諺可以應用，「最安全的地方是對着你們的槍口，」因爲你
們的槍放射時，子彈可能從後面走火而出，這和我們博物院裏的鳥槍一樣。」

他捶着桌子，指手劃腳的表演，「你們的武器是完全要不得的。祇要巴拿馬那麼小的一
個裝備好的國家，可以把你們統統解決的。」他幾乎要掃蕩了桌上的酒杯餐具，「你們自己
不解決，自己犧牲自己弟兄的血肉，讓老百姓受苦，好，有人會來解決的，杜魯門總統和馬
歇爾將軍會有辦法的。」

子岡女士說她覺得一切全完了，「四強之一」，「東方的明星」。我不能不補充一句說
，這種經驗在我們是不希奇的。要是沒有「勇氣」的話，真如某將軍所說，「我們早就自殺

了。」

雷克上校不過才五十二歲，究竟還免不了血氣之勇。馬歇爾將軍已經六十五歲了，修養自然好得多，說話沒有那麼使人難為情。這次整軍方案簽字，我聽見他說的那短短的三句話，他說到會有破壞這個協定的頑固份子的時候，那音調雖然已經「爐火純青」，可是大概也很少有人聽了不大舒服的。

事實上，我覺得這次馬歇爾將軍之來華，為中國的民主和平盡「收生婆」與「紅媒」之重任，本身就應該是一個絕大的「驚異」。這不但是「前無古人」，而也是「求諸並世而俱無」的。

美國兵在品嘗了這些個「驚異」以後，有沒有得到結論呢？我可以找到一句話，那就是：

「在中國，什麼事都會發生的。」(Anything Could be Happend in China.)

三月九日夜

軍中文化

兩年以來，在各地流轉，或者在前線，或者在異域的軍區中，最難排解的是「無聊」。在這長長的時間內我很少買書，實際上是無書可買，或不准買，也許實在是沒有想買的東西，那寂寞是可以想見的。

我深深地羨慕着美國的小兵，他們有不斷的從家裏，朋友處，愛人處寄來的信可讀，有着各種書報雜誌可看，（這些書報雜誌決非過期的。有些雜誌是先寄出海外本的，用飛機運到以後，正好是出版的日期）有電影可看。有無線電可聽，有百老匯的戲可看，……我沒有寫那些口腹的享受與日用品的豐富，在這里我只想談談他們的「視聽之娛」。

叨人家的光，我也常常有書報看，雖然不是本國文字所寫的，可究竟要比沒有強。雖然他們的雜誌裏，報紙裏全是那麼一套，大腿，女人，趣味，滿溢着暴發戶的金元文化味，有時也不免厭倦，然而我終於深深地喜歡這些東西，說實在的，丘八的趣味是不會高的，也不可能太高，除了這些東西他們不能欣賞別的，有許多文學雜誌與舞台雜誌科學專誌在他們的特務部（Special Service）裏是不大量分發的，所以我們看到的機會也特別少。

我不能忘記在蘭伽的聖誕之夜，我獨居一室，燈明人靜，燃上一根煙，翻讀一冊新的生活畫報，裏面的一張廣告使我深深地迷惑了。那是一張銀器公司的廣告，畫面是淺藍色的。一個可愛的年輕的主婦在守着一株小小的聖誕樹，靜靜的望着，下面是一段極美麗的「廣告文學」。那一段文字我已經引用在一篇文章裏了。可是我仍忍不住要抄兩句：

「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你正看着你的錶，（夜里十二點鐘）想着要靠近我，跨過遙遠的空間和無邊的黑暗，要我幫你的忙嗎？愛？……」

讀着這樣的文句，我沉入一個夢境裏去了。如果你真有這麼一位主婦，這麼一個人，當你在萬里迢迢的海外，十二點鐘，聖誕夜裏，你讀到了這一篇文字，你的心是溫柔的，不是嗎？你會想，怎樣多買一些勝利公債，怎樣好好作戰，好幫忙快一點結束這個討厭的戰爭，好回到溫暖的家裏去。

我不再輕蔑金元文化，即使是廣告吧，也會給我這麼多。

雜誌是那麼多，如果是一個喜歡看報的小兵，他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這里讓我來數一下，畫報有「生活」(Life)是周刊，「展望」(Look)，半月刊；Pic，周報有「時代」，「克里爾」(星期六晚郵報)「每周新聞」「洋克」(Yank)。還有「自由」(半月刊)「紐約客」(半月刊)。「皇冠」「論壇」「美國水星」「幸福」「共和」「亞洲雜誌」「地

「旅行雜誌」……更大批的有一些電影雜誌，大約有七八種，講打獵騎馬的，講西部故事的，講偵探故事的，漫畫小冊，講攝影的「普通攝影」，高級點的是「美國攝影雜誌」，……講無線電的，和專給男人看的「老爺雜誌」。

這里我僅就現想起來的寫了這麼一點，實在的目錄恐怕還要多得多。在前線時給養車來了的時候，下完了牛奶罐頭咖啡，奶油之後，就一大包一大包的書報扔了下來，這足夠你欣賞好幾天的。在營房裏，「不管是多麼糟的房子，牆上總是貼滿了美國東部西部的美人，「Varga女郎」（這是專門給「老爺」畫工筆女郎的有名的畫匠，真是曲線畢露，晰晰如生，和我們的月份牌美女的作風差不多）。甚至在咖啡館裏，小茶館裏，甚至妓院的牆上，也無不有她們的芳姿，可以看出金元文化傳播之廣了。

因為節省紙張，減少飛機載重量，這許多雜誌是大抵都印有海外本的。如「時代」等，就有 Pony Edition，減去了廣告，用輕磅紙印，內容是並不少的。其他的著名的雜誌大抵也都有「海外本」，不過我覺得減去了廣告實在是可惜的事，那些廣告真是美麗得很，很值得流連的，我會經計算過，看一本「生活」，看廣告要比看本文多費一半時間，而且這並不是苦痛，如翻開一張新聞報以後的情景，而是一個無邊的悅樂。

看看「時代周刊」，可以用很短時間知道世界上各戰場的戰爭大勢，國內（美國）的新

聞它的編排是新的，好像在讀一篇故事，全不是板起面孔來說話的樣子。同時又可以知道音樂、無線電、宗教、電影、運動、科學、藝術和新書出版這許多知識，在一個平民，一個小兵，這小冊子的給與是無限的。因為你的愛讀，你會跟着他的觀念走，魯斯在美國的地位的高，決不是中國的記者所可以想見的。他代表着某一部份美國人，影響着全國的民衆，和全國的士兵。

從星期六晚郵報，你可以讀到關於時事的論評，來自世界各地的報導（來自中國的差不多每期都有的）一些小說，……從「紐約客」上你可以讀到幽默的故事，通訊，看到使人「發鬆」的漫畫，那真是一些傑作，諷刺了那麼許多社會相，在普通人看來，是平凡無奇的。更如果你覺得不够味，你可以在「老爺」上面看到大腿，鮮麗的肉，奇異的衣裝，那里也有漫畫，彩色的。

有這麼許多東西可看的小兵的精神生活，是多麼豐富呢。

如果你想研究高級的學問，或者專門的東西，雜誌就又源源而來了。現在只講關於軍隊裏面的。步兵的有「步兵雜誌」(Infantry Journal) 炮兵有炮兵雜誌，騎兵也有雜誌（大抵是說裝甲部隊的，如坦克車……）工兵也有他們的雜誌，專說武器的有“Ordnance Sergeant”。關於汽車有「摩托雜誌」。空軍的更多，普通的有「空軍」，“Recognition”……那一冊有

名的洋克 (Yank) 周刊，更是人手一編，全世界都有發行，有英國版、歐洲版、印度版、東京版、編輯、投稿、採訪、發行、全由士兵一手包辦，他們可以說自己的話，可以隨便罵罵政府和軍隊當局，每一期有一張剪貼女郎 (Pin Up Girl) 有許多人一冊到手是先翻這一張的。更有名的是連載的「可憐的塞克」(Sad Sack) 漫畫，這和葉淺予先生的「王先生」是異曲同工的，用一個二等兵作模特兒，幾乎所有的惡運都降臨到他的身上，他受盡了特級上士的氣，作最苦的差事，訪讎碰頂子，退休沒有份，受盡了揶揄譏嘲，却贏得了大量的同情，多少小兵的苦悶，都由他的身上發洩出來了。作者成了名，漫畫出版了專書，許多有名的雜誌也都爭相轉載了。

此外他們還發行了不知道多少「星條報」，大約在一個戰區中心，總有一份的。這些報紙也大抵由小兵主持，言論非常自由，時常批評軍官和政府的措置，政府對他們是並不干涉的。

美國的類似我們的「一折八扣」書有「袋鼠叢書」，每部只賣二角二分，在那書封底，有一句話，「看完以後請寄給軍隊裏的孩子們」，這是勸老百姓寄贈的。事實上政府也大量的買來分佈到軍隊裏去，這裏面包括了文學名著，偵探小說，暢銷書，如果是社會風行的作品，就一定收進去了。然而政府還嫌它不够寬廣，更有一種叢書，這範圍就更大了，凡是一切

可以得到的英文著作，小說，戲曲，科學，偵探……都由政府與出版家商訂免稅印成小冊子，有的太長則稍加刪節，這種小書攜帶起來是非常方便的，隨便褲子袋中都可以藏起一冊，隨地可讀，真是方便極了。馬歇爾將軍來渝也大量地攜帶了這種小書，預備消遣。在昆明市上，這種書滿地都是，論斤出售，真不知道它有若干種，我曾經買到過奧尼爾的戲曲集，惠特曼傳，狄更斯的小說，價錢都只是一二百元，覺得真是便宜，如果想看美國現代的散文，幽默小品，「紐約客派」作家的集子，更是俯拾即是，非常方便的。

更有一個時期，昆明市上充滿了許多「兵工著些大」裏的手冊，這抵都所謂「機密本」，不過他們也都論斤賣給地攤上了。裏邊有各種「美式裝備」的說明，保養法，零件表，關於武器，無線電器材，汽車，戰車，都一概俱全，我因為職業的關係，很收集了一些，到重慶時會為一位老師的某教授認為極有價值，因為從德國學來的那些汽車學，在現在的中國已經不適用了。在這裡，我就更覺出美國是怎樣一個偉大的軍火廠的這一個事實。

在美國軍隊中，派到各部門服務的不一定是專家，他們只要拿一冊說明書一翻，就可以講授，使用，毫無困難。自然，主要的負責人必須是專門人材，幹部就不一定如此。這事實說明人民智識水準是多麼重要的一個條件，中國的小兵，大部來自田間，在教他們使用新器材時，真是有着無比的困難，我曾經費過一個月的時間教他們使用山炮上的瞄準器，結果還

是不能滿意。過去中國兵的身體茁壯自豪，來自湖湘燕趙的農民大都是壯士，現在則連這樣的身體也很難看見了，在兵役的惠政之下，他們有的是還沒有到部隊就已經病餓而死了，「劫後餘生」的一小部份也大都有菜色，幾乎風吹也可以吹倒了的。這樣的士兵還談什麼作戰，更那里有精神來使用「美式裝備」？

在軍中，電影也是一件極重要的業務。在中國，各主要根據地不必說了，在前方的流動部隊，也都有機會到一個地方去欣賞國內新出廠的電影。如每一個空軍根據地都有一個電影場，事實上，他們的銀幕和放映機是極簡單的，也大量地裝備着，隨時隨地都可以放映。這大都是露天的，有一部電影“Hollywood Carreen”一開頭，就描寫在太平洋上某個小島，一羣美國小兵戴了鋼盔，穿了雨衣，在熱帶的急雨中看電影，這在印度，也是極平常的。真可以說是「風雨無阻」，坐在大雨下面看電影也成爲我的一種浪漫的享受。這種電影大抵每周有三次，都是新片，有許多在美國國內剛剛作「光榮獻映」的片子，我們去年已經在印度看過了。這裏面，也經過選擇，爲了顧及士兵的興趣，偵探片，歌舞片，和一些描寫軍隊中生活的電影特別多，然而，每星期總可以看到一張高級的文藝片。真是在乾燥生活裏特異的享受。

電影在晚上八點鐘放映，散場往往是十一點多，事實上在正片之前是有着極豐富的短片

的。可以經常的在這里看到新聞片，（有許多是機密的）全世界各戰場的新聞，我看到美軍步人阿痕街頭，琉璜島的登陸戰，也看到緬甸戰區中國小兵的英勇的姿態。最值得憶念的是——一些含有教育性的短片。有一位漂亮的女兵在華盛頓陸軍部工作，她經常接收海外小兵的請求給他們安慰。如果來自加里佛尼亞的某小兵希望知道他的故鄉的情形，他住的那條街的鄰居的近況，寫信去告訴了那位小姐，一個月後，銀幕上出現了。那位小姐先宣讀「某某二等兵要想知道他的故鄉的情形，好，請看這兒罷（Here We Are）」接着就出現了他熟習的那一條大街，他工作的那一家公司，他的愛人。……

如果你希望知道故鄉的某一種「家鄉味」，銀幕上就出現了一盤盤的菜蔬肉品，使你饑水直流。你要知道戰後復學復業的情形，她就會告訴你學校的情況，工廠的情形，怎樣歡迎你解甲歸來。這些都由銀幕一一告訴。

他們更還有一些有系統的教育性的短片。我想舉兩個例說明。有一張是說明怎樣轟炸德國的飛機工業的。

電影開始是陸軍部的情報司，他們根據一些完整的情報，從間諜的報告，從德國戰前所出版的工廠說明書，從逃亡來美的德國工人，工程師，知道了德國的飛機工業中的一個極重要的部門——鋼珠軸承（Ball Bearing）的製造廠是在德國的某一地區。而且只有這麼一個廠

，如果加以摧毀，德國的飛機產量就要中斷，因為沒有了這個，飛機是不可能裝配起來的。

他們研究了，詳細地計劃出飛行路線，先照好了俯視的圖相，研究工廠的要害所在，怎樣使用戰略使德國的防空力量（包括飛機與地面部隊）先轉移目標到附近的一個城市去。預行練習轟炸的技術（先造成一個相類的模型，加以轟炸。）一切都完畢了，然後才起飛，轟炸，從帶回來的照片中知道廠是嚴重地毀掉了。在幾個月裏面是修不好的。德國空軍的削弱的理由是盟軍毀滅了他的軸承廠，這個祕密的故事被全部攝入鏡頭，看了以後真不禁使人發出一聲驚異的喟歎，現代戰爭的複雜，戰術的別緻，使用人才的衆多，到了怎樣一種可驚的程度。德國的被擊敗不是偶然的。回顧我們胡里胡塗的勝利了，成了「四強之一」的事更不禁覺得凜然。

另一張是給航空員看的。也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怎樣一個美國轟炸機被迫降落了。飛航軍官和士兵被俘。德國人用種種方法使他們說出情報來。他們却只能說出他們的姓名和號碼來（Serial Number）。德國軍官沒有辦法了，只好放他們到集中營去，他們過着舒服的生活，忘記了恐怖。然而這些人却各從他們的弱點裏洩漏了祕密，從溫柔可愛的女看護口中，從一個作了間諜的美國俘虜的酒席前面（他以集中營的老資格出現）甚至集中營裏的牆壁上，樹裏都有着無線電發音機，德國人從一些細小的口實中（他們以為說這麼一點點是無妨的）湊

成了一個情報，知道美國空軍的另一個轟炸任務，預先派了戰鬥機去等候，果然，無知的美國轟炸機羣來了，被容克式打得落花流水，全軍覆沒。那些留在集中營裏的人們不知道在細微的幾句閒談中葬送了多少戰友的性命。

故事的效果好極了。使人緊張，憤怒，感歎，深深地留下了記憶。一直到正戲演完散場時，我還聽見許多小兵一面走一面重複着電影裏的教訓——「Don't talk」……（不要說，不要說……）

他們的小兵，未必都受過嚴格的軍訓，然而却都知道怎樣保持軍人的道德。不能不歸功於這些優異的教育片。有一次在保山與一位不相識的小兵談天，隨意問了他一句，「你在那裏工作？」他就支吾着不肯回答。我馬上明白了，問他，「是不是看過了那一張『Don't talk』的電影？」他會心地一笑，我發現了這種教育力量的偉大。

去年夏天，從蘭伽到雷多，在路上聽見柏林陷落的消息，心想德國投降總不會遠了。到雷多後就又聽到德國投降了。晚上在總指揮部看電影，前面就有一張短片，五彩的，「兩個完結，還剩一個」（Two Down and One To Go）。這使我異常驚異，這片子的演出幾乎與德國的投降是同時的。即使是使用飛機從美國運送，也沒有這麼快吧！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片子早已拍好，專候德國的覆敗，馬上就拿出來演的吧？

片子開頭是馬歇爾將軍，安諾德將軍，愛森豪將軍……的講演，後來就是用種種圖表，圖畫的方式說明美國軍隊將怎樣從歐洲戰場復員，怎樣先使高積點的軍人回家，其餘的調到太平洋戰區去。退伍的軍人如何返國，如何領得遣散費，如何就業復學。後面是怎樣對付這一個剩下來了的日本？

畫面是美麗的，說明的語句是感情洋溢的。最重要的是這一些處理是公平的。什麼樣的人可以回家重享天倫之樂，什麼樣的人還要等待，還要作戰。看了這張片子，可以回家的小兵歡喜欲狂，不能回家的也沒有話說，只有努力作戰，打倒另一個敵人，好回家去。

美國人的運用科學，運用民主，到了這種地步，在五彩的畫面上，我好像是在看一本烏托邦的游記或鏡花緣，如此合理，又如此講求效率。

從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完整的 Team work 的形象。他們大概真有這麼一個作戰計劃，什麼事情，什麼步驟都早已決定好了，難得的是這一切不是空中樓閣，都是根據了精確的計劃，所以不會成爲空頭支票或者笑料的罷？

我又想起了一件小事，在去年湘桂失利的時候，陪都震驚，許多人都預備逃難了，許多人意志動搖了。然而報紙上却討論着戰後建都的問題。南京北京西安洛陽濟南長春討論得熱鬧非凡，出動了所有的名流學者教授官僚。還有大書局把這些名文印爲專集。當時我覺得非

常奇怪，爲什麼這些人討論這些「不急之務」，在那麼一個不合宜的時候，後來才知道是爲了要轉移目標，安定當時已經震動了的人心。

果然不錯，看看勝利以後的情形，看看還都的情形，再聽聽要建都濟南，長春的那些高論，大概也真會令人恍然若失的罷。

如果我們作了人家計劃戰後復員的工作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勝利後的接收局面，大概不至於弄成現在這樣「精彩」，不過這要有一個條件，頭腦必須清醒，還要不是「別有用心」，不然，那研究設計出來的結果，只有編入「幽默文選」的資格，與我們老百姓別無好處也。

三月十六日在親愛社。

汽車團

兩年來工作與汽車結了不解緣。初到蘭伽，外事局的主任詢問資歷，因為我是讀機械的，而且是所謂「中國的M.I.T.」裏出來的，被認為不可多得的「人才」，而派往戰車學校了。聽老前輩告訴，這是最苦的地方，每天工作八小時，要天不亮就起來，坐了吉普到五哩外面的壩場裏去，那裏黃沙滾滾，汽油氣衝天，天晴時要在印度的太陽下面晒着，有時還要坐進所謂「火棺材」的戰車裏面去。下雨時則泥深三尺，而且那雨又十分可怕，雨衣之類是沒有用的。往往弄得混身透濕滿是泥漿才能回來。而且那裏的「毛子」又是全蘭伽最壞的……

上任的那天早晨，A中校用吉普送我們到戰車駕駛場去，在帳篷裏，把我們介紹給一位S中尉。談天之頃，S中尉問A中校這倒楣的戰車學校幾時可以結束，他很想回國去了。A中校用了頗惡毒的口吻說：「史迪威將軍的命令，我們還要訓練六千名中國駕駛兵，你還是安心點罷！」不料聽了這話，S中尉把他的「抗日盔」脫下向帳篷頂上一擲，跳起三尺高，同時銳聲大叫：「Jesus Christ」（耶穌上帝！）這舉動頗使我出驚，A中校是他的頂頭上司，他竟敢如此無禮，不禁又想起老前輩們警告的話來。回頭看看A中校還是安然地坐在那

兒帶着像一隻狐狸似的微笑，默默地看着這個「年青人」的情感的發洩。

過了一會，等局勢稍爲平靜下來之後，A中校又慢慢地說了，「我保證，這幾位是好人，你再說他們的壞話，我是不相信的。」這是向S中尉說的，同時還特別指我是他的老朋友，在昆明的炮校會經素識了的。（說老實話，我並不認識他。）接着他就和婉地向我說：「年青人，在這兒的這一批美國孩子的脾氣是不大好的。（他好像意識着剛才發生的事）如果他們有什麼讓你過不去的地方，來同我講，我一定要把事實弄清楚。」

這樣，我就開始在戰車駕駛場工作了。每天與坦克爲伍，在沙漠中轉來轉去，雖然苦却也頗有興趣。有一次我開一部輕戰車在第三駕駛場（這是困難駕駛的練習場，用人工造出深溝大坑之類的地形來的）走動，加足油門，戰車在崎嶇的地形裏爬來爬去，好像在大海裏的船一樣，非常有趣。後來聽同車的幾位講，有一次他們已經聽到命令鑽進坦克裏面去，以爲車子一定要翻了。不料却安然無事。其實那時我正開得高興，全未想到車子有翻的可能。

晒了三個月太陽，也吃了三個月的灰沙，多了幾百個「門牆桃李」（這裏面很有些從陸大來的少將上校教官）忽然得到命令，戰車學校要結束了。原來那時中印公路已經打通，因爲沿路的橋樑載重量不夠，連輕戰車也不可能運入國內；同時加爾各達又有一萬多部租借法案的卡車要運進去。所以蘭伽要訓練汽車駕駛手了。幾個戰車營也暫時全部改爲汽車營。A

中校的話兌了現，我們這批人就都改進了汽車學校，連S中尉也在內。

汽車學校的聲勢，真是盛極一時。那時整個蘭伽，除了炮兵學校還繼續以外，其餘的大小單位一齊停止，用全力來訓練駕駛兵。

在停車場裏，有二十排長長的車輛。每一排是二十部卡車，另外還有四分之三噸的車子和吉普。平均每天有兩千個駕駛兵在受訓。他們分成兩班，有的早晨上學科，下午駕駛，有的是早上駕駛，下午上課。早晨七點鐘時，在我的房子的窗子裏就可以看見一個個接連不斷的蠕動着的卡車從柏油路上慢慢地駛出去了。他們大約在吃中飯的時候回來。有夜間駕駛的時候，卡車全開了頭燈像一個燈陣，慢慢地穿過黑暗，駛進漆黑神祕的印度森林裏面去。這實在是十分偉大的景緻。我作過一個月的駕駛班工作。我們坐在一部小吉普上在前面領路，後面跟着的是我們的小兵們。用種種手勢教他們控制速度，整個的車隊像是一個有機體，用同樣的快慢在印度的柏油路上前進。印度有那麼許多好好的柏油鋪成的公路，路邊上全是大樹，在這樣的路上跑着實在是非常愉快的事，浴着暖和的太陽和微風。

和我一起的多貝先生是一個有趣的人物。他的話是多的，幾乎從不停口，碰到對面有印度人的車子開來時，他就會罵出一些極其新鮮的字眼來。那些英國兵印度兵都變成了可笑的人物，等他們急駛而過時，往往投擲過來一個奇怪的眼色。

出發時我們都帶了乾糧，等到中午時我們大抵已經開入一個森林的深處，停下來，睡在高崗上的如茵的蔓草上面，看着深谷裏面的荆棘溪流，一個個跑進跑出的松鼠，聽太陽鑽過漫天的森林的密葉，洒一些細碎的金點子在我們身上。一面吃着東西一面聽多貝吹他的永遠說不完的笑話。

後來我又在特別班裏停留了不少時候。這時工作比較輕鬆了，每天只講四課。講的東西是一些關於行車的常識和保養車輛的方法。我們的小兵大抵是從西北來的學生們，也有昆明西南聯大的同學。巧得很，我還遇見了一位中學裏的同學，這時他是一個二等兵。

R上尉是一個老好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教官。枯燥的題材在他的嘴裏變成了笑料豐富的講詞。那一套我們幾乎已經重複了不知道若干遍，可是我們還極有興趣的像唱雙簧一樣的重演着，我們期待着每個即將來臨的「噱頭」。

每次講障礙檢查(Trouble Shooting)以前，他就把他的吉普的油邦浦弄鬆，好像演戲一樣他把車子開了一短段路以後，拋錨了。他自扮駕駛兵，作出一個發生故障以後慌張的人所可能做出的種種的可笑的情景。最後他毫無辦法了。坐在車上裝睡，他說：「我正在想那個留在中國的漂亮的姑娘。」

他提醒大家，這是在緬甸的森林裏，處處都藏了日本的狙擊兵，一個好的駕駛兵是要在

無救的情形之下也要想點辦法把車子開動的，不應該在那裏等日本人給你一槍。

最後，他找一個聰明的小兵來檢查車子，在幾度按照了系統檢查以後，終於發現了毛病的所在，那些有趣的話，我想每一個聽過的小兵是不會忘記的。你會清楚地記得車子的構造，油路，電路，生了病時好像一個臨床的醫生檢查他的病人，決不會手足無措，感到毫無辦法。

有時我們帶了小兵到一個停車場去，那裏停着多少出事後的車子的殘骸，有的輪盤碰飛了，有的翻過幾個筋斗，駕駛室變成可憐的形狀。最後他停到一個英國兵使用的美國載械車前面去，這部可憐的車子的引擎室被撞得凹進去，有一半的引擎已經全變了樣子，一個全新的備胎也裂了開來。出事時是在夜間，車上五個人沒有一個是活着的。他說：

「駕駛着這部車子的英國兵，喝醉了酒，他駕車子的時候睡着了，到現在他還在睡覺，……他們的車子和路邊的一顆大樹接了吻，那顆樹還好好的，他們却吃不消了，你們看看那個接吻以後留下來的鮮紅的嘴印。」大家都看着那可憐的車子的嘴部，破裂的車胎像是出血以後的牙床。

看了這一幕以後，我想沒有一個小兵再想駕車子時睡覺了罷！

我想在這裏提一下那兩個暫編汽車團，裏邊的士兵大部來自昆明的西南聯大和城固的西北工學院，那是號召青年從軍以後組成的，水準相當高。回想當時蔣主席號召智識青年從軍

，很有些大人物首先簽了名，記得的就有羅家倫先生和鬍子一把的胡庶華先生等，不知如何這幾位先生後來大概並沒有真正的從軍，還是照樣的作他們的官。不過經過他們首先簽名以後，青年學生的血也熱起來了，覺得「國亡無日」，連黨國先進都已經報了名，他們還不應該快點獻身嗎？

在中國，這也大概是真正破天荒的舉動，有這麼許多大學生當了兵，來到蘭伽以後，他們的團長也覺得似乎應該用另一種方法管理了，過去對待出身農民的小兵的方法不適用了。於是這兩個就成了有名的「民主團」，團長把自己的辦公費拿出來辦合作社（其餘部隊裏官長的辦公費是照例放在他們的腰包裏的。）由小兵自己組織「憲兵」，檢查官兵，遇到官長的野性發作時就報告團長加以公平的裁判。最標準的一件事是檢查行李，查禁私貨。那辦法是團長檢查營長，營長檢查連長，……一直到小兵又可以檢查團長。他們這種「民主」的作風不用說在中國的軍隊中是破天荒的。也就引起了其餘各部隊的憤怒和恐懼，我會經親自聽見許多軍官痛斥那個團長的不通，「這樣，軍隊裏還有服從嗎？再演變下去不是要叛變了嗎？」他們認為這些小兵是洪水猛獸，拒絕他們到自己的部隊裏來看朋友。這雖然只是曇華一現的事，我覺得也是頗有記錄的價值的。因為我深感他們的恐懼，恐懼着他們「威權」的動搖，他們的吃空額，揩油的特權與方便的岌岌可危。

何浩若將軍以外事局局長的身份到印度來視察了。在蘭伽，他在一個廣場裏對青年軍演講，他的警句是：「過去的兵是不識字的，只能聽人擺弄，文人空有滿腹牢騷，又沒有兵柄。現在你們又是智識份子，手裏又有槍桿，那你們願意怎樣做，就可以怎樣做了。」後來他又憤烈地罵到那些發國難財的人們，「你們要他們拿出錢來，他們敢不拿出來嗎？」何將軍的演說天才是不差的，小兵們也都頗為激動，頗鼓了幾次掌。

他們後來都畢業了，每人領到了一張駕駛及格證，（在我簽發那些卡片的時候真不知道它們的價值是那麼高的，據說在昆明可以以十萬以上一張的價格售出。）開到雷多，領到新車，順了中印公路開車回國了。我們也因為任務完畢離開了印度回到昆明。我們的命運是差不多的。展開在面前的是另一個童話似的天地。他們預備拿了槍桿照何將軍的指示說兩句「響話」的願望當然是落空了的。我不知道他們的生活情況，不過猜想起來大抵不太好；我自己呢，被派到貴陽，進了一個素負盛名的汽車團，在那裏，我又增長了不少見識，如果興緻好的話，我想是可以寫一點真正有趣味的故事出來的。

在昆明巫家壩的帳篷內，我會見了一位上尉，他是汽車團的總聯絡官。他先問過我的過去的工作情形，就向我說明他的那個汽車團是一個非常好的部隊，決對不是印度回來的那種汽車部隊可比。同時生活環境是怎樣的優裕，希望我到貴陽去。這開始頗使我不高興，因

爲他諷刺了我的學生們。然而這也是事實，那些小兵開車回國的時候，聽說在路上很出了事，可也難怪，他們的練習機會只有一個月，而中印公路又是一條可怕的路。後來我到貴陽去的路上，又遇見了他們的一個營，領了新車開到貴陽去。在那盤縣安南附近的山路上，真有不少地方是可畏的。有一個陡坡兼急灣的地方，他們把路塞住了。幾乎每一部車子必須倒車一次才可以開上坡，我們停在那兒看他們在那裏掙扎了半小時，才找到一個空隙，開過去。

到貴陽時，那個城市正包圍在白虎列拉的恐怖中，美國兵已經不准在城裏的餐館裏吃東西。然而團裏的官長們却在一家豪華的飯店裏給我洗塵了。我很榮幸地嘗到了貴陽的茅台和娃娃魚，他們的豪華很使人可驚，用高貴的美國煙招待客人，殷殷勸酒的盛意更令人可感，他們每人有一部漆得全新的吉普，穿得也非常漂亮，離國一年，不料國內的軍官已經全不是在湘桂戰役中所看見過的那種寒槍相了。

後來我又觀察團裏的駕駛兵們，他們也全不是那一批穿草鞋面黃肌瘦的朋友。事實上，他們每人都各有一個太太或者是臨時太太。在營部附近，茅草房子很快的發展開去，成了一個小市鎮，他們的太太們也都漂亮得很，穿着從印度昆明來的時裝，在街上走來走去。每當我們的小吉普走過的時候，駕駛兵們就都走出來招呼，從袋裏掏出外國香煙來敬客，有時還要拉進他們的住宅裏面去吃酒。我們胡裏胡塗的應酬着，生活在一個溫和的圈子中，處處感

到「人情美」的可愛，我知道他們每月的薪餉是九百元法幣，那個數目大約只够買半包「駝牌」，這些人的特異的生活，在我心裏留下了一個謎。自然我也多少有點直覺，知道這是所謂「司機階層」，不過這觀念是籠統的，一直等到與一位同事一次的閒談裏，才得到一個清楚的概念。

他已經在這個團裏服務了一年多了。算是老資格。我看他的人非常年青，可是已經露出老成的樣子來，神情非常瀟灑，他先用慨歎的調子說明在學校裏所學的那一套，一到社會上來就全不對了。現在看得多了，自然會慢慢習慣起來。像化鶴歸來的丁令威的慨歎於人世的滄桑，可是缺少一份誠懇。後來，他就告訴了我在這個團裏進行着的一些已經成爲慣例了的行動。因爲九百元一月的薪餉實在不能使一個駕駛兵安於他的職位，於是這種舉動就變爲「不得已」，並且連毛子也是明白而加以同情的了。這在普通的人們說來有兩個術語可用。「帶黃魚」和「吃老酒」，前者指駕駛兵私自帶幾個客人，撈一筆額外的油水，後者則指他們偷取汽油，或者省下汽油賣出去。朋友告訴我，在這一團裏，黃魚是不帶的，因爲洋人會經以爲這不太雅觀，於是好面子的中國軍人慷慨地犧牲了這一個利益。至於「吃老酒」，在他的朋友說來，這簡直成爲一種義俠的行徑，照古老的中國游俠的觀念，無論什麼財富，只是用自己的性命拚了出來，而又不是取自孤兒寡婦，照倒是容許了的。這裏他們的汽油是在

怎樣的情形下面省出來的呢？在那麼多的山嶺中間的公路上，常常是有着一個長長的下坡路，有的可以長到幾哩以至十數哩，在這種情形下，駕駛兵們就關上了油門，全靠藉方向盤的控制滑下來。在那些急灣，陡坡，危橋之間，滿載了貨物的卡車像是一葉輕舟，不知什麼時候就會斷送在一個突出的「灘」上，駕駛兵賭着他們的性命，省下來這一滴血的一滴汽油。而這汽油當然不「該」再交回去，「應該」由他們自己處置了。

毛子的小吉普常常在卡車邊上走來走去，每逢聽見卡車的引擎聲音沒有了，只剩下車輪的聲音時，就要來干涉了。後來他們又學了一個乖，從不再管。據說，這從來不會出過事，這是他們有着一種非常的驕傲而十分看不起印度回來的那批生手的一個原因。

據非正式統計，同樣的一段路程，一個汽車團的駕駛兵所需要的油料不及一個毛子的三分之一。這剩餘的汽油，並不是駕駛兵一人獨得，排長連長和營長團長也都要孝敬一份的。這種關係使他們變成一個家庭，下面的幾乎全是「子弟兵」，沒有關係就不可能進入這個團體，一旦加入，則對於官長，好像是看作「衣食父母」，那忠順的情景是超出於「絕對服從」之外的。我會親自看見一次一個排長對於一個駕駛兵發洩他的怒氣，拳打足踢，一直繼續了五分鐘之久，在那個兵的臉上，看不出有一點憤恨，一點反抗的意思，因為他覺得他的職位和機會全出諸排長的賜予，當他想到一些別的事時，就覺得這些羞辱是可以忍受的了。

這個團裏的官長大部份是湖南人，我的朋友向我極力稱讚湘軍的優良的傳統，這些富有古風的軍官們是多麼喜歡排場，愛好面子，尤其是在洋人面前作得尤為出色。一次，當他們在昆明保山之間跑時，曾經由毛子那兒有過一個要求，要他們不帶私貨。據說那個豪爽的營長拍了胸部說，「好辦！只要許我們帶一個五加侖的機油筒，就一切有辦法！」這事得到了毛子的默許，汽車團就在那一個時期之內打定了他們的「基礎」。

朋友的話聽得很簡單，剩下的謎底就要我自己去找了。從滇西保山那些地方，可以運一種利息極為優厚的貨品到昆明去。一種是黑色的，一種是白色的，到昆明都可以有三四倍的利息，黑色的大家都可以猜到，白色的是水銀。在滇西，鹽是珍品，幾乎與那些黑貨白貨可以用同樣的重量來交換。

我的朋友又述說了一件事說明他們的良好軍人的德性。他們肯花掉很大的一筆錢在很短的時間內為他們的車子噴漆一次，所以汽車團的車子排在路邊或是行駛的時候，遠遠就可以認出那乾淨得發出油綠色的光澤來的車身。他們每逢完成一段旅程，在開入停車場之前一定先把車身通洗一過，這種工作，駕駛兵們往往是要小孩子們擔任的，他們會慷慨的摸出一兩千元來賞給他們，這些數目是他們月薪的雙倍。

在那些破壞的公路上面車輪胎與煞車，齒輪箱這些部份是非常容易損壞的。這些照例都

可以由美軍的 S·O·S·中報領的，然而有時壞得太多了，他們就會下令，由駕駛兵自掏腰包在市場上配換，常常爲這個用去幾十萬是無所謂的。

彼此談天時，他們也很慨歎於我們的薪水的數目的「可憐」，這在他們是跑一次的純利的幾十分之一還是幾百分之一呢？在這裏，很容易看到使人感動的表現，當他讓一支名貴的紙煙過來時，他幾乎有些不能控制感情了。

「能够我們發財，看你們沒有香煙吃嗎？」

和這個巧合的有一件故事：有一天修車廠裏來了某司令的一部小吉普，照例廠裏是不應該收容外面的車子的，不過因爲我的交涉而暫時通融，當車子修得差不多時，車上的一位副官說他希望在我的房內休息一下，我讓一個小兵引他進去。後來晚上我睡覺時發覺枕頭下面有硬硬的東西，翻開來看，是兩條 Lucky Strike。

這許多可以解釋處在「人與人之間」的這一批繙譯官的地位，他們爲什麼會被中國軍官所尊崇優禮，有人說繙譯官的身份很像清朝的御史，因爲一個上將照樣要對你客氣，一個准尉也和你親熱得如同自家人一樣，只要你能笑靨常開，眼開眼閉，過你的天真的日子，如果你很幸運能够按月拿到微薄的薪餉而還不時有人送點煙來給你的話。

而這種情形在原子彈降落以後一變而爲冷淡，陰暗，自然也是應當的事。這時你不應該

太天真，應如我那個朋友的想法，或真或假，發一點丁令威式的牢騷，事情也就過去了。

最近我在一個報紙的副刊上看到一個小兵（應該是蘭伽的我們學生之一罷？）如何回國以後在汽車團中工作，不能得心應手的發財，而反弄得衣食不周，終於開了小差，跑到重慶，流浪街頭，幾乎爲憲兵當作散兵游勇給捉了去，最後終於作了一個公館的汽車夫，送少爺上學，接姨奶奶打牌……

雖然在汽車部隊混了一年多，我並不滿足於至今連一部汽車都沒有得坐，至少我還未「淪落」到爲人家去開汽車，同時生活也實在給了我不少，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是那些駕駛兵們浪漫的生活。我沒有機會參加他們的盛宴，欣賞他們的臨時公館的風光和臨時夫人的美麗，只有一件事，使我印象常新，那是一個雨天，在一部卡車——這就是他們的家——邊上一張雨布，下面生着火，在地上掘出來的灶裏，一個女人在煮着飯，披着雨衣的男人在洗他的車子，兩個人靜靜地工作着，不大說話，他們好像很安於那種流浪的生活，不覺得有一點不自然。

我靜靜地看着他們，有好一會。覺得這實在是有些類於「浮家泛宅」的湖上生活的另一種浪漫的生活，同樣有着東方的情趣。對着這個，怎能不想起已是流浪了三年的游子的自己呢？雖然還不會有一個那樣的「臨時太太」，也還沒有那麼一個可以移動的「家」。

三月廿一日。

爲美國兵活着的人們

明朝的一位散文作者張岱在一篇描寫泰山的文章裏寫了「岱之上下四旁」，爲寫文章的人開闢了一個新的法則，現在我利用了同樣的手法來看看圍繞着美國兵四周的人物和一些奇妙的景象，作爲我的有些已經過於嘵嘵的文章的一個結束，或者不失爲一個好題目。

我重新記起了那位美國將軍的話，他希望中國的民衆們感到美國人的來華是一樁值得感謝的事。我想這在許多人是有着同感的，這一批盟友的蒞臨，的確給這個古國平添了不少「光彩」，在大公報上，我讀到了一篇子岡女士的北平通訊，她提出了這個小標題——「爲美國人活着的人們」，我讀了以後馬上眼睛一亮，我彷彿又看見那些穿了廉價新裝和美國兵併肩而行的女同胞們，那些用老槍的調子喊着「Money Exchange」（換美金）的人物，引起了我的對於上海四馬路上買春官者的記憶。這些人或用他們的時間或用她們的笑靨，從外國朋友那兒取得「蠅頭微利」，以致被許多人稱爲「掘金者」，給予輕蔑的眼光。我願意在這裏爲她們說一句話，請正直的人們不必再爲她們用精神用肉體得來的些微的美金而眼紅而憤怒罷，我們的外交家不也是以借得「棉麥借款」而得意嗎？幾乎所有的大官們不是都以從

美洲來的金子和物資爲光榮的政治資本嗎？又有多少紳士，將軍在美國兵身上吸收了並不比妓女光榮的錢，他們拿着這樣的錢玩着女人，而又罵她們下賤，這就是我想說的一些真實的故事。

戰地服務團的「功績」是美國兵也已經承認了的。這從美國政府送給該團的主持人的勳章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這個機關的用款是沒有預算的。昆明的物價曾經是全國最高記錄，據說那是給美國兵吃貴了的。然而在美國兵那方面怎樣說呢，叫苦連天的一句話大概不是過份的。我的一位中學裏的同學作了一個戰地服務團的招待所的主任，後來因爲貪污被捕了，據說貪污的數目是四五百萬（三年前的事了）。這個小故事已經很够。

那些肥胖謙恭（自然是對毛子）的人物又往往是城裏的爲美國兵特別預備的餐館酒吧的主人，使人永遠弄不清楚那些牛肉雞蛋是應該屬於餐館還是招待所，雖然兩者的主持人是一個。他們有辦法從美軍總部那兒弄來一塊「准許入內」（In Bonds）的招牌，這就是發財的本錢。招待所裏的菜愈壞，咖啡館裏的生意愈好，這個「物質不滅」定律在他們是有着一百分的真實性的。

一位朋友在昆明經營釀酒事業，成爲鉅富。據他說，他的酒的成本百分之六十在瓶裝和印刷十分精緻的報紙上，他給它取了一個十分美麗的名子。看外表，使人疑心是滇緬公路封

鎖以前從越南運進來的真正法國貨，事實在他的釀造方法只是用蒸餾水混入橙子汁，再加上百分之五的「威士忌」而已。而且那消耗量是極爲可驚的。每天裝配若干瓶配給各西菜館，如果兩天賣不掉就會變酸，不能吃了。可是事實上是決不會的，往往當天就銷得一乾二淨，美國兵都伸手大呼頂好，了不起的中國橙汁威士忌。我的朋友成爲釀酒專家和老板，他要我爲他保守祕密，現在昆明也不復有美國兵存在，所以我在這裏揭露一下似乎也沒有什麼要緊了罷？

還有一個不甚爲社會人士所熟習的組織——「清華服務社」，也是有記述一下的價值的。這個組織是由西南聯大裏面的教授們組成的。主持的人是聯大的幾個校務委員——梅貽琦先生蔣夢麟先生等，裏邊的人材包括了聯大的機械土木的教授。他們的業務是接收訂貨和包建房屋。事實上他們並沒有一架機器，只是做着捐客的生意。然而這塊牌子是響亮的。美國人是以接識社會名流爲榮的。何況這又是中國屬一屬二的學府，這些教授大都來自美國的大學，他們去兜攬生意自然不是一般普通的捐客可以抗手，這樣，昆明的美軍營房，飛機場地，和一些發電機抽水機之類的小東西都落在他們手中，再由他們轉包出去，給幾個小廠去承做。那一筆佣金很是可觀。一位聯大的土木教授，他是教飛機構造學還是什麼的已經不清楚了，在幾筆生意以後成了學校裏的「資產階級」。我從一個做助教的朋友那裏聽到這神奇

的故事，他並不會做過一點事，年終也分到幾萬元的紅利。據他告訴我包建飛機場而又是緊急趕工時的花樣。使我極感興趣。因為緊急趕工是沒有測量的詳圖的，所以當一塊荒地用人工割成平時就很有花樣可做了。本來只有一呎高的土堆可以報成兩三呎，在這些「土方」裏差不多可以四分之三的虛賬可做，同時基地的石塊墊層的偷工減料，那是任何人都知道的「祕密」，更不用大驚小怪，這樣一來，包工者可以起碼有二分之一的利潤，美國人又是爽氣的，訂合同時費用可以一次全付，這樣，他們在簽訂合同時就可以買進全部的材料，剩下來純利又可以用來做其他的生意了。

這無怪使他們視美國兵為再好也沒有了的主顧，因為這種賺錢的方法實在是太容易了。最近從報上看到大學教授的呼籲，知道我那些位老師現在過的是怎樣一種生活時，不禁有些爽然，他們為什麼沒有到內地來，為什麼不利用他們的招牌和知識作一筆美國人的生意？

在聯大裏，文理法學院的教授們大抵清苦得只能吃稀飯過日子，有的人到重慶來開會還不得不賣去唯一的皮袍當旅費，然而這不是完全真實的。工學院就有很多教授是小闊人，因為他們能「學以致用」，又找到了好戶頭。

在昆明的街上有那麼許多專為美國兵設備的店鋪，裏邊陳列着湘繡，象牙玩具，玉器，一些小巧的竹製的雕品，福建的漆器，風景照片，一個美國小兵是會給這些引誘得不能不踏

入門去，然而問問價錢又往往不能不使他們咋舌而退。我會經被邀請陪一位老上校去買紀念品給他的太太，我們走進店去以後，顯然他是爲這些五光十色的「好東西」所迷惑了。他不停地走來走去，看看摸摸，後來他問我，「你能辨識真的玉石嗎？」我還沒有機會告訴他我在這方面的知識的空虛，一位美麗的小姐已經從玻璃櫥中拿出一對「翡翠」的玉鐲來講演了。她的流利的英文，委婉的聲調實在使人入迷，而她對於玉器知識的淵博，更是可異，她告訴老上校，「真的玉石，如果滴上一滴水，那水珠是會像一顆珠一樣的停留在鐲面上的。」她果然用染了蔻丹的鮮紅的指甲弄了一滴水，那水珠也真乖乖地停在鐲子上。她爲了反證又拿了一對分明是「料貨」的鐲子，這次水滴馬上順了鐲子流下來了。

老上校張了嘴十分驚異了，很有點意思想收留這一對奇異的石頭了，真等他問了價錢，才說了聲「對不起」，他說他沒有興趣的時候，我看得出他的難爲情，損傷了紳士的面子的難爲情。

後來他終於選了兩張湘繡，在我看那實在是俗不可耐的東西。一塊絹塊上繡了一隻飄在海面上的船，一輪紅日，是夕陽呢還是朝暾，我看不出來。他要我解釋了上面的「一路順風」的四個中國字以後，欣然的買下來了。從那位小姐的聲調中可以看出這是一樁無足重輕的小生意。

當我們在門外的晚風中走着時，老上校惘然地說，

「如果我有錢，我會把這整個的城市買下來的！」

有一期「生活」雜誌，用了四頁的篇幅來介紹昆明的 G·I·街。那是在南屏街和曉東街口的地方開始，穿過整個的一條狹狹的「高山鋪」街，整個的市場裏堆滿了小攤子，上面都有一把太陽傘，在這裏，你可以買到任何可以在美國軍隊中的 P·X·裏邊得到的任何物品。我記得我在南屏街上的美國新聞處裏翻讀那一冊「生活」，門口就是那圖畫所表現的真實的景況。「生活」對於這種情景也不客氣的承認了是有人在走私而不是中國的蔘民所偷出來的。

如果你有錢，你可以在這裏獲得全部美國裝備，全身的呢制服，軍用皮鞋，軍官的帽子，雨衣，外套。還可以在小巷的一家小店中弄得一隻軍官用的「左輪」，只還不會看見有人出賣將軍的星徽，否則扮成一個五星元帥也是極容易的事。

你可以買到奶油，起斯，牛奶，罐頭，吃得與美國小兵一樣的胖，嘴裏嚼嚼口香糖，啣一根雪茄。

如果想尋花問柳，從保險套起到防毒的「Pro-Kie」也一應俱全，如果嚴重了，配尼西林也不缺乏。

這真是一個奇妙的所在，可以在這兒獲得「第一流」的享受，地方只不過是半哩長的一條街而已。那些老板娘們用着昆明的聲調交易，她們的智識真是淵博得很，她們能分別出一盒乾糧裏邊裝得是那些東西，一眼判定一包香煙的是否已經發霉，霎時間成交數十百萬，豪爽乾淨，沒有一點婦人氣。

在一個書攤子上面滿滿地放着雜誌和小書，那位女主人看樣子從鄉下出來不久，然而他的知識也是不可菲薄的，一冊威爾基的「天下一家」討價要比同型的別種書貴一倍，一冊「老爺」雜誌，也會因為裏邊的彩色圖片的完整與否而討價各各不同，在這些地方，這女人實在不下於一個圖書館員的「橫通」，雖然她不識字。

寫到這裏，似乎應該提一下「翻譯官」們了，這似乎是真正的「靠美國兵吃飯」的一個階層，如一般社會上的人士所說，不過我在這一方面的知識過於偏枯，似乎還應該多請教一些朋友才能加以論列。而且也已經寫過一篇「關於翻譯官」的文章，發過了一些牢騷，所以現在也沒有什麼多餘的廢話好說。

看一看上面的這些記述，雖然不過是一年不到的事，可是大半已經成爲「陳迹」了。回憶在貴陽時，每天吃完晚飯去到茶館裏吃茶。必然遇到一位流浪的上海人，他自稱是新世界

的演員，逃難來筑成了難民，每天唱唱蓮花落，討幾個賞錢。他的確是一位衛道的人物，對

於街上與美國兵相與的小姐們時致不滿，常常加以諷刺，記得他常唱的一句是「美國兵走了沒有人要！」至於他的理由，這裏可以不必申述了。看看上面所寫的那些人物，豈不是同樣的「美國兵走了沒有人要」的物事麼？又豈獨是走「國際路綫」的女人而已！

三月廿二日晚。

關於「翻譯官」

溯自徵調令下，走出學校大門以來，已經快一年了。十月以來，使我感覺到這真是一種特殊的行業，值得爲它寫一本詳細的書，加以記載，表揚。其在國史上的地位，也必不下於史記中的「游俠列傳」「貨殖列傳」……而應該有「翻譯官列傳」一章的存在。不過這任務也真過於艱巨，即使想冒然從事，目前也還缺乏這樣的安靜和時間。我想這事該從寫「長編」入手，無論是寫事實或作考據。流轉之際，稍得閒靜，一燈夜坐，往往有些零碎的感受，聽其散逸也頗覺可惜。海外絕少書看，凡所徵引，多憑臆斷，希望將來能有補寫的機緣。

首先，我想先正一下名。「翻譯官」三字，其實是並不可靠的。在外事局的公文書上是照例寫作「X級譯員」的，然而人家却多半以此相稱，即美國陸軍部所發的關於中國的手冊中，於英文之後，也注了「翻譯官」三個字。那英文原名是「Interpreter」。不知如何，我對於這個字感到非常的厭惡，下意識的感覺凡是尾巴上拖了一個er，而使動詞變爲名詞的，往往是頗下流的類型，因此，此間公文書上往往用「Interpreting Officer」一詞，這算是美國人對我們的「尊重」，不過我要聲明，這是只限於遠征軍的，在國內却並不如此。

「翻譯官」的歷史，照常識推測，應該是從有史以來就已經有了的。遠古時代，民族的關係，就頗複雜，古器物上的銘文，有「夷司王臣」的名目，據郭沫若先生的解釋，這即是「專管夷僕的娃子」，其所管的人則是「征服殷室後新歸附的夷人」。這種官，我想非有通曉夷人方言的能力不可。古時少有文字，所以在口譯一點講來，這種「翻譯官」的歷史當更為久遠。「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隨了「王師」東征西討，這種人物的任務大抵是頗為神氣的。

秦朝曾經修築長城，其目的在防北邊的狄。漢朝更是武功鼎盛，班超的征西域，幕府中一定也有此項人才。不過記憶裏却想不起有什麼有名的故事。

去年春天在重慶看故宮書畫展覽，有李龍眠的一幅「免胄圖」，畫的是頗為生動的。他所根據的是一郭子儀單騎見回紇「一句話，不過我想這大概是描寫的誇譽之詞，當時應當至少還有幾個隨從，其中也應當有「翻譯官」，除非郭汾陽會講回紇文。

最使我覺得光榮的，是「今古奇觀」裏的「李青蓮醉草和蠻書」的事。據說當時蠻人弄了一張「蠻表」跑到唐朝政府裏來朝見，以為一定沒有人能看得懂了，不料却為青蓮居士當場寫了回書，大概還用了流利的蠻話訓誡了那使臣一下，難怪要使他驚服了。這雖然說是出於明朝的平話，我覺得却頗有點可信，李白傳裏似乎就有家本隴西的話，數年前還有幾位學

者辯論着李白是否外國人的問題，執反對論者大抵頗有點不肯放棄這位大詩人的國籍的動機，其實如果用現在的觀點來看，是頗爲簡單的；李白是一位華僑，後來回國來做學士，遇巧當了一次「翻譯官」。

在我的貧薄的知識中，所以想起來的歷史上光榮的「翻譯官」，大抵止于此了。「翻譯官」的命運，似乎頗有點與國家共榮辱之勢，隨了國勢的凌弱，他們就成了墮入悲慘命運的人物。姑舉一例，在北齊顏之推的「家訓」中「教子」篇末有這樣的一段：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這是千年以前的古書，今日讀之却有昨今之感。顏君生當六朝的離亂之世，國家之痛至深，其自敘傳「觀我生賦」中有云：「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自注：「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爲亡國之人。」文章行文極爲悲苦，其思想爲儒家，家訓中所言亦不外教子孫以「苟全亂世」之方，然而仔細讀他那一段話，却又不盡然。很清楚的，這種職業，已極下賤，他爲保持家門的清白起見，絕對不許兒孫去做這樣的「官」。這使我想起一樁事情，當徵調之初，有一位家長，寫信給他的兒子，說是情

願犧牲文憑也不願他去做譯員，我相信這位老先生一定也是有着顏之推的感慨的。

宋金之際，更完全是一片屈辱的局面，如果翻翻「三朝北盟會編」之類的書，一定也會發現「舌人」「通事」的踪跡。而且也一定是極慘戚的踪跡。「翻譯官」的地位大概至此而每况愈下，也許有些人在實際上倒還是頗得意的。元朝的歷史我不大知道，據說當時在最高的統制者之下，有幾種階級存在；僧侶，北人，最後是南人，因為南人是最末投降的。在這一「第二流」的奴才中，我想一定有大批的「通解鮮卑語」的人們在得意着，雖然他們在人民的心目中，就更變得卑下了。

我想這是直至現在還有人看不起這行職業的一大原因。

明末清初，這種歷史又重演了一回。據說攝政王多爾袞頗嫻中文。不過我疑心他寫給史可法的信，一定有人代筆，文章寫得的確是不錯，然而這却比起「服事」來更為卑鄙了。

當時出入於洪承疇之門的人物，其中也一定有頗善滿語的人材，不過後代的史家大概認為並無足觀，所以並不錄其人，這就使我們現在缺乏參考的材料，實在是非常可惜的事。不過只要一翻那大部頭的「清實錄」就可以知道當日從事於這種編纂工作的人，數目當極為可觀，我相信如果在故宮的檔案中勤加搜尋的話，一定可以有收獲。因為直至現在止，清初史料還是一個待發掘的寶庫。

到了清朝中葉，外人勢力從東西面不斷的侵來，他們活動的範圍就大大的增加了。這大抵以商人爲最多，原來是只想和外國人通商，或者泛海飄洋，去販賣外國貨，或者就埠作莊，接收洋商的洋貨。

前者的源流可以遠推判明代三寶太監的下南洋，明代小說中如李汝珍的鏡花緣，裏邊多少有些踪跡可尋，今古奇觀中的「轉運漢巧遇洞庭紅」，也述說着類似的故事。這些人材大抵多產生自沿海一帶，如廣東、福建，其中自然不少發了洋財的大班，不過吃洋飯的人既多，流品自然有點複雜，其末流就變成「西崽」，這就使我想起一樁頗有紀念價值的回憶來。

去年七月間，長沙不守，我們一個巡迴教育組（包括美方上校一人，中校四人，以下官長士兵約共三十人，還有四位翻譯官）從前方調回桂林，在一天深夜抵達桂林北站，匆匆趕回東南幹訓團的招待所，那時原來的美方人員都已經撤退了，房子也都已封鎖，現在要重新開開來。當時有幾位戰地服務團的工役負責招待，美方人員都舒服的洗了熱水澡，吃飯，睡覺了。每人借了枕頭，被單褥子等，我們向他們借臥具，那幾位工役就用了頗爲奇怪的眼色和舉動加以拒絕，最初還說是不够分配，不過馬上就發現了他房間中是堆滿了大批的被單被面的。這時他就說恐怕再有洋人來，無法供應，其實這時已經是早晨兩點了，決無再有什麼人來的可能。末尾終於露出了本來的面目，「你們也配嗎！」交涉結果終於失敗，那天晚上

是在棕櫚上胡亂睡了一夜。

第二天又發生了吃飯問題，原來那堂皇富麗的餐廳也是不招待中國人的，雖然經過幾度交涉也是枉然，最後那位滿頭白髮的老上校譏步說：「我們帶着有乾糧，請你們預備一點茶。」這也被那位獐頭鼠目的「招待股主任」所拒絕。他說：「這是主任（招待所主任）的吩咐，不關小的事，小的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僕歐。這點得請您原諒。不然您可以去見主任去問一下。」這下將老頭子氣壞了，嚷了起來：「我是一隻美國鷹，只有讓他來見我，沒有讓我見他的道理。」（按美國陸軍上校的肩章是一隻銀鷹。）

我實在佩服那位「招待股主任」的毅力，我們終於跑到二里外的永安街上才吃到了中飯，那次使我深深明瞭了桂林夏天的太陽的熱，也深深明瞭了主任的陰冷。

我始終不能忘記主任的面孔，他能在一分鐘內變出三種不同的面孔來。對美國人的笑臉，對僕歐的嚴肅的臉和對我們的形容不出的臉。他稱呼我們一個奇怪的名字：「傳話」，我初聽時真不禁有「何其太雅？」之感，後來聽見廣東朋友告訴，才知道這原來是粵語，其意義自明，這使我很感激，除了增加了一個新頭銜之外，還明白了許多事情，明白了我們這些人在一般國人目中的看法，此外也明白了在奴才的眼裏又是什麼！

自經過這一次教訓以後，才恍然於「翻譯官」稱呼之不可靠，閉門思過，究竟爲什麼是

如此不齒於國人並不齒於奴才？後來發現這大概與「二毛子」有關，「二毛子」者，在清末大抵用以稱呼「教民」，他們可以享受「治外法權」的庇護，可以爲非做惡而不必有所顧慮，大概看過「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人都可以知道他們威風之大，與地位之特殊了，一般國人是因恨而生懼，倡義和拳以殺之，殺之不可，變成了「敢怒而不敢言」的情形，就想出了一個名字送給他們而暗暗地罵之。並推而廣之，在社會上稍沾洋氣者也一齊算進去，如郭嵩濤，曾紀澤，劉鈇雲等一例看待，必要時並得號爲「漢奸」焉。

這裏我想舉出一個奇怪的人物來，算是當時「漢奸」之一例。

事出會撲的孽海花，清名士龔定庵傳因與清朝貴婦太清春曖昧的戀愛事爲仇家所鳩，他的兒子龔孝拱爲父報仇，於英法聯軍之役導英人焚毀圓明園。龔孝拱就是一位精通英文的人材。

這事的可靠與否，不能斷定，不過孽海花是當時的一部有名的小說，其記錄一時一般知識分子對這類人物的觀點是值得參考的。

雖然一般的印象不好，然而事實總是事實，這類通曉夷語的人才的需要是愈來愈廣了，當然要從事製造，製造是雙方都着手的了。當時政府設同文館，造就洋務人材，以應付緊逼而來的洋人；而洋人方面也從事生產自用的伏貼的華員，開設了「皇家書院」之類的學校。

前者的歷史很短，造就出來的一些外交界的人材也差不多死光了，後者則一直發展到現在，使我們在社會上不時可以遇見搖搖擺擺像那位招待股主任之類的人物。

照以上的分析，「翻譯官」的事業雖然有相當的重要性，然而事實上得不到什麼「光寵」的一點，是十分明瞭的了。我常聽朋友慨嘆自己地位之尷尬，大有「姨太太」之感，真是慨乎言之，在前線時每當中美雙方將領之間舉行宴會，照例「翻譯官」每桌平均分配，夾在主賓之間，可以算做最現實的形象。至於折衝樽俎之間，如果有什麼功績，當然是雙方長官的勳勞，「翻譯官」着勿庸議，不過一旦出了枝節，往往就會埋葬在互相推諉之下。同時在隸屬上也大有問題，管理起來往往會出來七八個主管機關，中美雙方都有；可是一旦發生問題，尋求幫助時則幾乎沒有一個人肯攬在身上。舉例來說，不佞派去湘桂前方的三月中旬，承現在監押中的戴主任昭然的德政，沒有拿到一塊錢的薪水，奔馳數月，幾乎連理髮都發生了問題，向美方交涉，說是薪水不由他們負責，向昆明外事局函電交馳的求救，置之不理，向桂林外事局求援，則以並無名冊之故，礙難通融，其他的部隊或軍事機關之有關係者又都「愛莫能助」。真的若非是走得快，如何得了！即使將來承恩將該款在戴主任的存摺中領回，並予發還，我想大概也祇够買一瓶墨水的了。還是算了罷。人間也往往會有許多不得已的「慷慨」，這大概就是一種。

關於「姨太太」的一點，使我聯想起女性同志們的業績來。在這方面，我們真也不缺乏「光榮」的人物。極易想起的有兩位，爲了節省篇幅起見，我祇談談已是古人了的一位。這就是鼎鼎大名的賽金花。

關於賽二爺的勳績，已經有人作過本事，寫過小說，編成劇本，譜爲歌辭，我這裏也不必瑣瑣，她曾經爲當時入據北京的聯軍解決了糧食供應的問題，阻止了姦殺淫掠的暴行，並且在議和時勸解克林德夫人盡了外交官的義務，這在當時，實在是頗了不得的人物，關於這件事，想發幾句議論頗不容易，當然不必捧之爲「九天護國娘娘」，似乎也不必「儀鸞殿闕，銅雀臺荒」的加以痛罵。中國政治家的喜歡用女人作外交工具，何代蔑有，其差別也不過過去用的是公主而賽則是作了狀元夫人而重落風塵的一個要不得的婊子而已。

我檢討「翻譯官」的歷史，到這裏可以暫時告一段落。大概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伊們的地位是一直向下降的，一直到了翻譯之外而兼行「妾婦之道」的一步算是最下了。現在我想看看政府對於這批人的現行政策是怎麼樣的。在我們徵調出來的時候，當時教育部次長顧毓琇博士曾經訓過一番話，他的着重點是「翻譯官」末了的一個「官」字。記得他曾由兩方面立論，從武的一方面說，我們現在是少校，將來中校、上校、少將……一直升上去，可以做到集團軍總司令；在文的一方面呢，少校是簡任幾級，（恕我不是讀政治系約，對此未能

深知）將來由銓敘部一轉起碼就是一個×長。當時聽了顧次長的訓話以後，除了認清我們負有溝通中西文化的重大使命以外，是還做了官。

可惜我們的官運不大亨通，分發以來，就走着漂搖的命運，在國內的不必說了，在此間，過去美軍是一概以 Major（少校）相稱的（一級的是 Lt. Col.），一向倒也相安無事。不過中國的指揮部則不准我們掛階級的符號。萬一有違，着由憲兵取締，於是我們這批人就變成了一「自由職業」，如果在軍區中走路，遇見沒有階級標幟的軍人，除了二等兵外，即是「翻譯官」，至於外事局，過去會規定是用少校，上尉……後來改為×任×級之類的辦法，現在索性一概取消，連×級都沒有了。

查軍中文官，並非僅有翻譯官一種，如醫官，軍法官，文書等，都准予佩帶階級徽號。美國軍隊中許多工廠經理以及專家之類徵調入伍，也都佩帶將官的星徽。即在醫院中服務的看護小姐也都照樣，佩帶少尉、中尉……的徽幟，並不以其為女性而稍加岐視。只有中國的「翻譯官」是一種特殊階級，昨日尙是少校，今日已成 Lt.，在美軍中除准尉稱 Lt. 外，二等兵一律稱 Mr.，共計降了十餘級，所以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官」了。

在「無官一身輕」的狀態之下，倒也心安理得。揣測當局的苦心，覺得這種舉措實在也不無道理。翻譯人員的地位之低，上面已經講得不少。何況現在的譯員的流品也實在不齊，

魚龍混雜，只要會說洋文，不管以前是黃包車夫抑或僕歐，一律收容，如果這班人都成了「官」，豈非失盡了國家的體面？不如一律降為乞丐，聽其自生自滅的好些。不過我想，這雖然保持了「官」的尊嚴，國家的體面恐怕不見得安全。而有愈加淪胥之懼。試想這批人如果都成了 Boy，是否還能在訓練工作中担任助教，在一般私生活中保持國家的體面？

居「官」一職，歸田有期，聊寫小文，稍記感想，未敢以比汪龍莊之「佐治藥言」一「學治臆說」(？)也。

一九四五年春一月末。蘭伽。

附記

這篇東西，係在印度蘭伽所寫。該時做「翻譯官」已經一年，平時感慨很多，久已蓄意寫這麼一篇文章，所以寫起來很快，只是書牛本也無，有許多有趣的材料，都不可能加進去。現在又回到「老家」，燈明人靜，蟲聲唧唧，重讀這篇文章，又不免有點感慨。事過境遷，好像在讀歷史一樣的了。想起在貴陽時，與一位軍官閒談，他說：「你們幹的真是三百六十行外的一行。」言外有同情之意，令我感動，覺得似乎比了單獨的諷刺或什麼的要好得多。

蘇東坡詩，「事如春夢了無痕。」真的，過去了也就算了。現在却還留下這麼些廢話，好像春夢在絮說開天遺事，不免無聊。然而留下來也好，雖然文章里說得那麼火氣，像煞有介事，自己

也覺得不滿。

本來麼，人生數十寒暑，又真有幾秒鐘過得是有聊的？現在索性連廢話都沒有興趣說了。覺得「沉默」的有道理，辛稼軒說「却道天涼好個秋。」陳白露說「這麼美，這麼年青……」（臆寫）畢竟多事。佛家說偈，無論說得如何澈底，也還是不澈底；拈花微笑，畢竟尚有容顏，俱胝和尚惟豎一指，其實又何必。遣文章雖然「五指俱伸」，落文字障，也不過百步與五十步耳，因此也還不太覺得十分難爲情。

閒話愈說愈遠，不過意在表示我現在稍有進步，不想把話再說得那麼廢而已。

十一月中在九龍坡。